

# 新青年文藝

##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齊 同：送別之詞（雜文）

柳 倩：大地的呼喊（詩）

沈 樾：蟻（小說）

秦 火：歌（詩）

矢 鋒：縊（小說）

師 田 手：住在祖國（詩）

贈 關

# 本刊特約撰稿人

(以姓氏筆劃多少爲序)

蕭	劉	陳	孫	李	李	田	王
楓	白	湖	席	學	輝	濤	西
蘇	羽	齊	珍	亨	英	矢	彥
銳	蹇	同	曹	沈	李	鋒	白
軍	先		靖	樾	寒		沙
	艾		華		毅		

## 合 訂 本

### 青年文藝

精裝一巨冊實價五角  
特價四角正

◀ 優待外埠讀者郵費免收 ▶

本刊第一卷共六期，共登創作小說，散文，通訊，詩歌，戲劇，理論，集體創作，報告文學等凡三十餘萬言，執筆者都是新進的青年作家，內容方面是針對着現實活鮮鮮的材料，有爲民族解放鬥爭戰士的血的描寫，有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野心的暴露，有內地飢餓線上之群的寫照，篇篇使人感到悲憤和淒涼……。

無論會否讀過本刊，或想保存以便隨時閱讀，買這一部合訂本，是比買什麼文藝書都便宜。又何況本刊是目前北方唯一的進步的活潑的文藝月刊呢！

(附註)：青年文藝合訂本只在本社，上海雜誌公司及上海生活書店出售。

# 青年文藝 第二卷 第二期 目錄

送別之詞(雜文)	齊同(五一)
蟻(小語)	沈樾(五三)
大地的呼喊(詩)	柳倩(六一)
縊(小說)	矢鋒(六二)
住在祖國(詩)	師田手(七〇)
謎(小說)	秦霜(七一)
在農場上(詩)	金芸(七一)
歌唱(詩)	秦火(七二)
走向太陽的人們(中篇連載)	李學亭(七三)
女工(詩)	江農(七四)
多餘的一羣(詩)	李璧(七七)
戀(小說)	紀五(八四)

青年文藝 第一卷 第六期 目錄

烙印 (小說)

秦霜等

我們的春天 (詩)

陳湖

吳大爺 (小說)

李學亭

不亮的街燈 (小說)

羅南

探獄 (散文)

悅塵

去路 (小說)

班穆等

老乞丐 (詩)

白沙

逃荒 (詩)

喬凌

雨天 (散文)

林一修

再生 (詩)

克倫

煤油燈 (詩)

伍禾

雨 (三幕劇)

婉君

青年文藝 第二卷 第一期 小說專號

乾天雷

王西彥

死在寂靜裏的

田濤

山嶺上

寒穀

活屍

蕭楓

某日

李欽

上元節

矢鋒

老狼的轉變

莎寨

在草原上

趙宗濂

飢荒

秦霜

玲子的悲哀

卞鬱

# 送別之詞

齊同

## 一贈XYZ等

眼看着我們就要分手，想大家都該覺得有些黯然吧？其實這幾年來，握着青年們火一般的熱手，啞然地咽着惜別的心緒，在我真是見慣了的事。幾年來，其實何嘗是幾年來，我看着大好的青年投身在社會的洪爐裏，嘗受着飢餓與災難的苦楚，意味着壯烈與迫窄的歡喜，心裏漸覺堅實起來，冷靜起來，所餘者也只是些遠闊的希望而已；何況你們走的是生活正常的階梯，有着你們大好的前途呢？

說到前途，心裏就有了大的感觸。人，誰沒有前途呢？我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和你們一樣地經過那短暫的青春，那時候多少總有些憧憬，說是優氣也可以。這憧憬時時膠擾着我的心，於是煩燥，不平，激情；便像洪水一樣，淹沒了我，淹沒了我的周圍。

但是人事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它故意給你擺出夢一般誘惑，使你像似玻璃窗內的一頭蠅，每日地向着外面亂撞，結果雖然鬧得天昏地黑，光明却永是在你的前面。這樣，人常走入此路的時候，漸漸的發現了自己是一個被欺騙者。因此這世上便發生了多種各樣的悲劇，因此人間也就有了希望，有了苦惱。

人的一生也不過是在希望與苦惱中打轉；所謂人活着要通過無數的悲劇與喜劇者，也就在此。

然而，生是戰鬥；假若當你在生之旋風裏打着轉而突然停住深深思味的時候，或者在你為生活感到疲極倦極為一個臥在病牀上的負傷的戰士的時候，你便要測悟生來這是千古不能磨滅的真理了！

生是戰鬥；無時不在戰鬥，無處不是戰鬥。

從離却母胎初試啼聲的時候起，有離開戰鬥的一時間，不，有離開戰鬥的一瞬間麼？造物弄人，在初生的時候，就給你擺佈好了飢餓，疾病，與死亡。嬰兒能夠通過這些關頭，初不亞於大英雄的忍飢鬥寒。想到這裏，我們還應該自幸有生之不易呢！

但是，人問苦只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麼？所謂通過了童年而奏着凱歌是可以永久歡喜的事麼？現在你們畢了業，你們應該早就感到這話的無稽了吧！童年時代是人生的初步，也許你們現在要感到老大起來。其實你們既不傷着心懷而感着青春的可戀，也勿須自悲着老大而意味着希望的絕滅。「希望」這字眼，不要過於往好處着想，不過祇要知道前面還有生活，還要活下去而已。總而言之，人類生活層層如同複壁一輩子都衝不完撞不完的，假若勉強說是完了，就是死！

現在你們又算撞開了一層人生的情壁；從前感到多的，現在要感到少了；從前感到豐富的，現在要感到貧瘠了；從

前感到偉大的，現在要感到渺小了。於是在霎瞬間透出一口氣的當兒，你們將感到一種凄涼和不足の意味。所以，這口氣一緩緩上來，馬上就還要向前走出。

向前走出，要尋得你們所要尋求的東西；就是不想去尋求，你也得向前走，新的東西也許會來的；緣故是——生活常被動。

從這比較天真的學校生活裏跳出去，無論你蓄着什麼樣的決心，懷着什麼樣的企圖，首先發現的，便是要開啓你的驚歎之眼！你們有的還要把腦袋再埋在書卷裏面過上幾年，自然要認爲這話是白說；但是，這年月，能够真正把腦袋埋在書卷裏面是多麼希罕的事情！所以我想你們一走出這學校的門，社會的洪流便澎湃着打到你們的頭上來了。

奇蹟一般的景象馬上便絲麻也似地交織在你們的面前：你們能看見主子，奴才，蠹，忘八，兔子，賊；也能看見偽君子，假道學的腹心，和慈善家，名流，學者的紙糊的燈籠；也能看見人們的笑面，背後藏着沾滿了血跡的刀！可是在這瞬間之前，你能想他們都是好人，是社會的柱石！

社會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的醜惡和不可解！你看見兩兄弟如此欺騙，彼此尋毆，能够趕快的加以說明和解釋嗎？社會原來就這樣；否則還算是社會嗎？

所以說，社會是洪爐！

具着無邪的嬰兒的身子，被造物投入巨大的洪流裏，我們都是這樣的。生活是定命的生活。不論性格的善惡，一出世便得被捲入醜惡的漩渦裏的。愈掙扎，則比照着掙扎，捲入的愈深，生活也愈苦。西洋人把這解作「生命的突進」或「意志的飛躍」。其實這種說法結果也是僵局，因爲到最後，會把人們引入失望的深淵去的。

生活是可怕的！但是在原人時代，那些茹毛飲血的野僻漢子曾經怎樣勇敢的去而向着生活來？假若那時他們對着山川日月一類的「奇蹟」先就喪了胆，人類豈不早就滅絕了嗎？他們所以能延續人類而繼續其生存的，端的就在於那寶貴的生活力！

所以無論你怎樣喊着人生苦難與醜惡，還是要拚着活下去，搶着活下去！因爲這，人類才有進化，才有歷史。除了不出氣息的死人或脈搏減少了的老人，都要感到他每日是在拚着性命的。

你們的脈搏還在有力量有速度的時候，看着前路還在渺茫和遠闊的時候，是不該先把精神的頭髮染上蒼白顏色的！去吧，年青的人們！我願以半生的時光，看着你們，鼓勵着你們，甚至追隨着你們，以純潔的帚揮掃人間的血腥與醜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

：幾千幾百萬的螞蟻排成一條條很長很長的縱隊出發，牠們走到一個溝渠，先鋒隊便落下水去，接連連的無數的螞蟻落下水去，等到把溝渠填滿，其餘的螞蟻從上面走過……牠們所知道的只是下水。牠們彼此投身，就是死亦不怕；牠們造成了一道橋，使其餘的走過……

——石炭王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我離開古老的灰色的北平，過×縣的一個初級中學裏去教書。八月底到校，未及一月，便因為「思想過激」的罪狀，被迫辭職。那一天正是九月十九，我至今還記得清楚。學校裏的薪水我已預先支領，寄給一個困在××的朋友了；若非是帶着一件像樣的大衣，變賣了幾個錢，我簡直沒有方法回到故鄉來。這一次老遠地跑出來教書，真可謂倒楣之至了。

可是，在這短短的期間，我認識了友人冰。他是一個何等沉毅，堅定的青年戰士！我相信，我受到他許多的影響；他的生活，他的意志以及他的全部歷史，好像是專為我安排下的一種啓示；這種啓示將指引着鼓舞着我，堅苦地勇敢地走去那正確的人生的路。那麼，這一次在×縣，雖然受了許多艱辛悲苦，但因此而得以結識這樣的一個朋友，亦就很值得了。

他是那初級中學裏的一個工友。

我第一次望見他，便發生一種良好的印象。那時候我剛到學校不久，會過了校長先生，便一個人關在自己的屋子裏，茫然地對着陌生的環境出神……屋門輕輕地被

推開了，一個年青的工友走了進來。這工友，一見之下便使我微微有些驚詫；因為他的神情，態度，皆不像一個工友所應分有的。普通的工友我見過許多，大約皆有一副吊二郎當的神氣，一派油腔滑調的言語，如同小城市裡那種流氓。但他却是屬於另一種典型的：他的瘦削而略現蒼白的臉孔，塗着一種沉重，嚴肅的神色；他的明澈，深邃的眼睛，放射着一種靜默，堅定的光輝。我真的疑惑他是那學校裡的一個學生。

他望着我那一柳條箱零亂的書，恭敬而又莊重地說：

「把這許多書放在書架上吧，先生？」

「好的」我微微地點了點頭。

於是，他便開始整理我的書了：他熟習地把那些書分別地排列在書架的格子裡，他的分類竟沒有什麼錯誤。我在一邊靜靜地望着，心裡自家向自家說：

「他總讀過許多的書吧！」

待到他把書籍排列好了，他指着一本「八月的鄉村」

向我說：「這本書可以借給我讀一讀嗎？」

「可以，」我說：「你何以單單要讀那一本呢？」

「因為這書裡描寫的事正是我所關懷的。」

「哦！」我輕輕地叫着；我的聲音裏顯然帶出來驚奇的意味了。我的驚奇他是看出來的了，他的瘦削的臉上掠過一層淡淡的笑影（那是一種懷舊的笑呀！）但即刻便消逝了……他解釋似地向我說道：

「先生，我是東北人呀！」

一種好奇心在我的心上發動了，我渴望地想明白這失掉了故鄉的流浪人生活的內部和那許多失掉了祖國的東北同胞的情況，便請求地向他說：

「那麼，你可以把東北的情形或者你自己的過去說給我聽嗎？」

他好像猶豫了，他的眼睛審問地望着我。可是不久他便坦然了，他說：

「可以自然是可以的，不過，我恐怕還有事情要做，而且說來話又長的很，所以，還是等到晚上吧！」

「好的，好的，」我又微微地點了點頭。

他輕輕地走出去了。

我的平靜的心完全被他攪亂了。我焦灼地期望着夜晚的到來，可是時間是不爲人着想的，它仍然那麼懶散地邁着它那遲緩的步子……天才三點多鐘呀，於是我隨手翻開一本書，想籍以消磨過去這因期待而顯得悠長的時間，……然而不成！我連一行亦看不下去，我的心緒像亂麻一樣亂，像狂風腳下的海浪，一個連着一個，滾滾地翻騰……於是，我悵喪地吐了口氣，把書又合住。隨着，我的眼光便無聊地望着眼前的玻璃窗：窗上安靜地

塗着一抹淡淡的陽光；隔着窗子可以望見一列整齊的柳樹，已經有黃色的葉子了；偶爾有一陣西風吹過，便有幾片樹上輕輕墜下，在低空飄飄地迴旋着飛舞着……像一隻隻美麗的黃蝴蝶。

可是，我完全沒有幽閒的心情鑑賞這些，只焦灼地期待着……我望着窗外明明的秋空漸漸黯淡，黯淡……又漸漸塗上了黃昏的顏色……

他一直到熄燈鈴搖過以後才到我屋裏來。

時候已經是深夜了，周圍是一團擡不破的深沉的靜默。近一盞煤油燈的燈光以下，我同他面對面坐在一張寫字桌的兩旁。窗子外邊時不時地飄過一絲一絲那種輕輕的嘆息似的秋風的低明——蕪蕪蕪蕪——

他喝過一杯茶，蒼白的頰上泛出兩朵興奮的微紅，充盈着送情的眼光注視着我，說：

「先生，我把我們一家人的故事說給你，好嗎？」

「好的很呀！」我興奮地說。

他又呷下一口茶，才沉重地說道：

「我的家住在東北的一個鄉村。父親是個退休的紳士，從前在縣裏做過好多次重要的事，所以在當地還有一份力量。他是個富於民族思想的人，雖然年老了，但是還有熱情，還有勇氣。」

「九·一八事變那年，我十八歲，初中剛好畢業，同着父親，母親，妹妹在鄉下住。事變以後，遠方的消息和眼前的環境一天天地惡劣，父親在焦慮，憂苦之中更加衰老了！他是地方上的紳士，想平安地生活下去，那就得做漢奸，做劊子手，去屠殺自己的弟兄，這樣的事，父親哪



兒會做出來呢？可是你不這樣嗎？那便是「抗日反滿」！我們以及我們所有的朋友，親戚會因此而完全被屠殺。……在這種苦悶，動搖的心情中父親過了一年，唉，那是何等悲慘的日子！父親的眉心整日打着結，蒼老的面孔老是那麼陰鬱愁慘，像黃梅時節的雨天……後來他受不過這種內心的痛苦，終於決定去抗日反滿了，他祕密地組織民衆，祕密地和義勇軍聯絡……

「那時他時時向我及妹妹說：『孩子！爸爸說不定幾時便會犧牲的！記住，爸爸爲的是祖國呀！長大以後，你們要永遠記着你們的爸爸，記着你們的祖國！』我記得清清楚楚：他說的時候他的臉陰暗得發青，他的眼裏放射着憂鬱，悲悽，決絕的眼光；他的額滿了皺紋的面部苦痛地癢癢着……唉！我和妹妹竟都流出來眼淚！」

「後來父親的事情洩露了，唉！……他被捕了！唉，唉！我親眼看見他被押赴刑場，他的身子佝僂着，蒼白的頭顱低垂着……唉！何等地慘忍！鮮血從頸項裏噴起三四尺高，唉！砍掉了腦袋，還挖出了心！」

他顯得歇斯特里了，他悽厲地苦笑着；從他那陰暗的笑影背後，我望見一種憤怒的復仇的光輝。

他停了一會，臉上的神色漸漸平靜了，又接續着說：「我同母親妹妹亦不能在家住了，妹妹同我主張加入義勇軍，但是母親反對；她主張向關裏來，我們拗不過她，才到關裏來了。」

他的話又停住了，他沉思般地把眼睛，對着潔白的天花板，好像竭力在自己的記憶中向外搜索什麼……

接着，我們又談了一些話。我知道了他的母親，妹妹

現在還跟着他，住在一間破廟裏頭，一天天給別人縫補衣服，過的簡直是種乞丐的生活……

他的故事感動了我，我從心的最深處浮起一種對於他的真誠的同情。在這種同情打成的基礎上，漸漸地建立起我們的友誼。

但是不久以後，我對於他便不僅僅是同情了，隨着相互認識的漸漸深刻，我對他漸漸地起了一種衷心的崇敬。他雖然在那樣窮苦艱難的情形中，但還努力地做着一種對於他的地位有着十分嚴重的危險性然而却是光明的偉大的工作——他參加着當地的學生救亡運動。×縣的地方當局亦同一般的當局一樣，認爲學生拋開課堂走上街頭是一種幼稚偏激的事情；他們明而雖然嘉獎年青人的愛國熱情，但實際上却總是壓迫，破壞年青人的救亡運動：一些工作努力的人往往會橫遭陷害和威迫。他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祕密地工作着，毫不怯弱，毫不退縮，有一次，在我們的談話中他這樣向我說：

「×先生，這時代一個人假如還有一點正義感，那麼他便不能怕犧牲自己。比如我吧，你是知道的我們一家人就仗憑着我一月八塊錢的工資生活着，而我自己因爲做着這種工作，隨時都會被學校開除，那樣，我們一家將會完全變爲乞丐。可是，我能放棄工作嗎？我是個東北人呀！我的父親被敵人殘殺，我的家鄉，土地被敵人侵奪，我必得爲故鄉爲祖國爲慘死的老父親復仇，而獻身給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

他的眼睛內閃射出忿怒的堅定的光輝，嘴角邊微微浮

起幾絲苦笑，又接着說：

「所以，我雖然知道我將會被學校開除，將會因此使我同母親，妹妹流為街頭的乞丐，……可是，我管不了那些，只好由它去吧！」

隨後，他就勸我亦要「勇敢一些」。

那時候已經快到九。一八了，各地大大小小的當局們又因了向民衆們說教似地講他們那套爛熟了的亡國理論而忙碌起來，比如什麼忍耐才可以救國呀，什麼民衆應該力持鎮靜呀……報紙上皆用頭號字印着：

「嚴防九。一八！」

×縣因為屬於×省據說是「情形特殊」，當局的命令：學校裏照常上課，連一個紀念的儀式亦不讓舉行。可是，學生們是不管你什麼命令的，他們在秘密中已經聯絡堅固，決議於九。一八舉行偉大的紀念，並去街上遊行，喚起民衆的注意。

這一來，校長先生着了慌，因為事情倘制止不住，是於「老成」有關的。在徒然地向學生威嚇，勸告了幾次之後，校長先生改變了方針，去利誘學生中的首要份子，冰亦是其中之一。校長先生應許給他一個月薪二十元的書記，只要他放棄他的工作；否則——這以下校長沒說出來，可是誰也明白。

然而，他完全沒有理校長先生的那一套，而且工作得更加努力起來。他請我那一天也去參加，我自然是不會不答應的。

九。一八那天的早晨，天剛朦朧亮，我便從床上爬起來，忽忽地嗽過口，擦過臉，便關住房門，向運動場走去

。東方才現出淡淡的魚肚白色，天空還殘留着幾顆星子，在微涼的曉風中冷瑟地發抖。

到了運動場上，已經有許多學生了，可是沒有什麼喧嘩的聲響。一種嚴肅的氣氛籠罩着廣大的運動場，使大家都沉默着，有如即將赴敵的戰士；每個人的心都在劇烈跳動，每個人的血都在瘋狂地奔流，每個人的身上都洋溢着熱情全力量……

在運動場的四圍，牆壁上遍貼着白紙製的標語，粗壯的線條，寫着下面的那些文句：

「紀念九。一八五週年！」

「紀念九。一八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復東北失地！」

「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在運動場的中央，插着一面白布的旗子，上面橫寫着兩行很大的字，是：「紀念九。一八五週年！」「收復東北失地！」微風過處，旗面便迎風招展，且發着「刷刷……」的聲音。幾個負責指揮的人就立在那旗子的下面，脊下各挾着一捲油印宣傳品。冰也站在那裏。

他一望見我，便興奮地跑到我的身邊，熱烈地叫着：

「哦！×先生來啦！」

隨着，他就向大家喊道：

「我們歡迎×先生參加！」

羣衆跟着他，也這樣喊了出來，在那海濤一樣澎湃的巨響裏，我感到一種極大的興奮，同時也微微感到一點兒慚愧。

人愈來愈多了。這時天已經全亮，天空如一片大海，

蔚藍而且深遠；一輪血紅的太陽，從東方慢慢地升起，把黃金似的光明塗抹在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大家分做了十個小隊，每隊人數二十或三十不等，由一個隊長指揮。這十個隊長又推舉了一個總指揮。總指揮是一個瘦高個子，三年級的學生，有着一雙鷹一樣銳利的眼睛和一個特別高起的鼻子。他站在一個凳子上，把右臂高高地舉起，高聲地向大眾叫道：

「諸位同志！我們現在馬上就要出發，我們爲了使行動來得迅速，決定不在學校內舉行紀念的儀式，我們要到學校外邊去喚醒廣大的民衆！可是，同志們，注意！我們到外邊去，警察們會來干涉，制止，所以大家必得組織嚴密，絕對地服從各隊長的指揮，才不致於被他們驅散，而達到我們的目的！我想，大家一定肯服從各位隊長指揮的，不過，我希望大家有一種更堅決的表示！——」

「我們絕對服從總指揮和各隊長的指揮！」大家不約而同地這麼喊了出來，無數隻的手臂在空中揮動，搖擺，有的且幾乎跳了起來。

「好的！好的！我們現在就出發！」他仍然那麼高聲地叫着，從凳子上跳下來。於是，各個隊長便都忙着整理隊伍，散發油印的宣傳品……運動場上霎時充滿了緊張的活躍的氣氛。

這時候校長先生狼狽地來了，他神色倉皇地向大家嚷道：——同時紛亂地搖着右手——

「諸位同學，請鎮靜一點！你們千萬不……不要出去，街上已經滿……滿是武裝警察了！你們會……會白白犧牲的！況且，況且——」

可是大家誰都不理會他，怒潮一樣洪大的呼喊把他的言語壓了下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復東北失地！」

羣衆像潮水似地湧出了學校的大門。

我們一出胡同口，便遇見了槍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的警察。他們阻止我們通過。有幾個同學便對他們講述我們遊行的意義，同時把傳單向他們撒去……

然而，這全沒有用處。他們本心亦並不反對我們的主張和行動；但是，照他們的話講，那是「上頭的命令，」他們只好服從的。

和平交涉既不成功，便只有「硬衝」那一條路了。我們列成許多橫隊，手臂緊挽着手臂，向前直衝過去，同時瘋狂地喊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呀！」

「武裝同志和我們聯合起來呀！」

可是，中國人終竟打起中國人了，警察們的槍托子，木棒，急雨似地向我們的頭上，背上……沉重地打來，我們亦發了瘋似他忍着疼痛，空手去奪他們的武器……有的被打傷了，慘叫着倒了下去，但即刻又迅速地跳將起來；有的同警察扭在一起，分解不開，一齊倒在地上滾着撕打。街上的塵土揚起來，成爲一團黃色的霧氣，在這團黃霧裏，人們像野獸似地拚命地互相撞擊，扭打，跳躍，奔跑，同時發着詛咒，叫喊，呻吟……的種種繁複的聲音。永在我們的最前頭，他的身上已經受了無數的傷，但他仍然狂呼着向前衝……「澎」的一下，他的肩又

重重地挨了一槍托子；但是他忍住痛，向那打他的警察誠懇地說道：

「朋友！——」

「誰他媽的給你朋友！不要囉嗦，不聽你那一套！」那個警察狡猾地說，又把槍托子向他打去。他像一匹受傷的狼似的淒厲地嗥叫了一聲，倒在地上，可是，即刻之間他就又跳起來了，他鎮定地站住，任警察們的槍托子和木棒兩點似地打在他的身上，他一動也不動，聲音顫動着說道：

「朋友們！咱們不是仇敵，不要自己打自己；凡是中國人都是弟兄呀！日本才是咱們的仇敵呢！」

他的堅忍，鎮靜的態度，使警察們不知不覺間停住了手，呆了似地注視着他發光的面孔。

他又繼續着說道：

「日本人佔了咱們的土，殺了咱們的弟兄，姦污了咱們的姐妹，可是咱們大家還在睡好覺；不知道起來抵抗。眼看着快要被人家殺害了，而大家還在睡覺，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呀！這時候，有些人睡醒了，瞧見了大家的危險，而去喚醒他們，可是大家反說這些自己弟兄是胡鬧，譏笑他們，奚落他們，甚至於打傷他們，監禁他們——」

警察們全受了感動，他們聽着，聽着……有些竟淌出來眼淚，羞愧地喃喃地說：

「先生，這由不得我們呀！……」

這聲着，我們才衝了過去。

一出胡同口便到大街上。街兩邊有許多人出來瞧，我們便把傳單散給他們，並且念給他們聽，他們聽過以後，

臉上皆露出憤懣的神氣，有的且加入了我們的隊伍。

可是，到了××大街，又有大批的警察攔住了去路，並且我們中間亦混入了當地駐軍的便衣隊，他們都是受着嚴厲的命令來的，所以這一次我們終竟被衝散了，而且有六個同學被他們捕去。

天已經是將近晌午時分，初秋的太阳射在臉上還熱刺刺的，我們的額上都滲出豆大的汗珠，混和着泥土順着眼角小河似地流下來；有時流入眼裏，覺得刺癢癢的，說不清楚是一種什麼的難過。而且：肚子裏討厭地响起來了，咕咕嚕嚕地上下翻滾兩條腿亦覺得沉重了，酸麻了，好像綁上了石頭；受過打傷的地方又不時地作痛，碰呀碰地，好像有無數與利的刀在向肌肉裏……

但是，一種同一的情緒堅固地結合了幾百顆赤誠的心，大家皆忘掉了飢餓，疲乏和痛苦，只管熱狂地揮着手臂，高亢地呼號，呼號着中國民衆積壓在心底的聲音。

不久的工夫，我們又漸漸聚攏起來，並且會合了簡易師範的同學，當下我們便開了個會，決議即刻赴公安局請願，要求立時釋放被捕的人。

可是公安局方面早已有戒備，大批的武裝警察密佈在公安街的街口，如臨大敵。我們衝了幾次，沒有過去，只好改變方針，仍然分赴各街繼續遊行……

一直到黃昏時分，我才帶着一個疲乏的身子同一顆興奮的心回到學校裏。

第二天是一個沉悶的日子。刮了一夜風，刮來一天灰色雲塊，沉沉地向下垂着，好像就要壓到地面上來。因為

營救被捕的同學，學校裏罷了課，差不多好像死去。同時地方當局爲了「防範意外」，派來軍警各二十名，協同校長先生「維持秩序」。學生們派了代表去見校長請他設法保釋被捕的同學，勞叨了半晌，不得要領；而要去縣政府或者公安局去請願，又不能夠出去。同時，各處散佈着還要捕人的風聞，弄得一個學校簡直成了牢獄。

午飯後，我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十分地無聊賴，隔着窗子望望天，天也板着一副陰鬱的面孔，愁慘地望着大地。我真苦惱透了，簡直苦惱到望見什麼都覺得生氣。而且，窗子外邊時不時有一兩個軍警走過，總是用着狡猾的眼睛偵察似地向屋裏望望，才氣昂昂地走去，隨着，窗外的石子路上便響起一片皮鞋踏在石上的「脫脫」的聲音，這種聲音尤其使我不快。

於是，我便燃起一枝烟，生氣地抽着，抽着；兩隻眼睛望着望縹緲在眼前的乳白烟絲出神。

就在這時候一個工友進來了，他交給我一個字條，那是校長先生的筆跡，草草地寫着這幾個字：

××先生此間軍政當局因先生思想過激對先生甚爲注意先生若仍留此恐有不便弟甚望先生能於一二日內離校公私兩全實爲至盼也弟××手啓

我們的心上立時浮起一種極其雜的情緒，我實在無以名之，但成分最多的應是憎惡。當下，我便向那工友說：

「好的，你先不用走，把我的書收拾到柳條箱內！」

可是當他做完事走出屋去以後，忽然因爲一件事使我躊躇了：我想起來我已經沒了路費。我到校還未及一月，

可是已經支了一月的薪，自然沒有希望再支；而那一點錢又已經給朋友寄去：怎麼辦呢？……

我自然地想起我那件還值點錢的大衣，於是，我匆匆地把它從箱子裏翻出來，挾在脅下，向校外走去。

天陰得更沉了，彷彿馬上就要下雨。街上沒什麼人，冷清清的，我的心也漸次覺得陰暗……

走了三家當舖，才當了十五塊錢。恰巧一出當舖門，遇見了冰，原來他已被學校開除。大家相互知道了對方的情形以後，兩個臉孔上同時皆浮起一種淒苦的微笑。

因爲不願意回到學校去，而且想同他談談，便和他一同到他的「家」去。

到了作爲他們的「家」的那破廟裏的時候，天已經是午後三點鐘的樣子了。屋子裏陰暗的很；一進屋門便有一股難聞的潮濕的氣息迎面撲來，使人幾乎嘔吐。照着屋門的後牆那兒，還有一尊蒙在灰塵底下的神像，面貌顯得極其模糊了；牆壁，原先大概是粉刷過的，但是現上早已黑黢黢了，而且有許多處所都剝落下來，顯示着一種衰老，過時的意味。屋子裡沒有可以稱得起所謂「陳設」的東西，有的只是一些破舊骯髒的日用器具；在一個角落裡，就地舖着一片乾草，上面顛三倒四地放着幾條露着棉絮的被褥，那便是他們的「臥榻」。

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他的母親同妹妹正在那「臥榻」上坐着。那個母親大約有五十來歲的樣子，已經十分衰老了，一頭雪白的頭髮，一臉橫縱連綿的皺紋，像似胡桃的皮。那個妹妹還年青，不會過去二十歲，但是亦顯得非常憔悴。

我和她們打了個招呼，冰便搬過一張凳子給我坐下，他自己則坐在那個「臥榻」上，傍依他的妹妹。

我本是想來同他談談的，但現在反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了。我呆呆地坐着，空氣好像漸漸變得重濁了，我感到了一種窒息般的沉悶。呆了好久，我才說了這樣一句話：

「你以後怎麼辦呢？」

她臉上幾乎沒有一點表情，冷冷地說：

「看着吧，哪兒能說定呢！」他停了一停「我打算在這兒再呆呆看，這裡還有幾個熟人。」

我輕輕地歎了口氣，隨即又無話可說了。

可是，那個母親這時却嘮叨起來：

「都是殺千刀的日本鬼子，害得咱們這樣苦！唉！唉！多早晚才能回到老家呢？唉！我老天喀地啦，受這樣的罪！冰兒你又老是那麼倔強的樣子，不能做事，人家校長叫你當書記還親自派人給我說，人家不是好意嗎？唉，你却只管給人家胡鬧，好！現在什麼事亦沒了！唉！」

冰沒有言語，但那個妹妹却生氣地說：

「媽媽，你怎麼老糊塗啦？哥哥怎麼胡鬧來着？那不

是爲的救國嗎？媽，你忘掉爸爸的仇恨了嗎！」

「唉，我怎麼會忘呢？唉！你的爸爸……」她的聲音有些嗚咽了。

冰仍然不言語，冷冷地坐着，像似一尊石像。

靜寂中忽然傳過來一陣清亮的皮鞋聲音：脫，脫……而且漸漸地近，近，……一會兒，有兩個穿着黑制服的警察走了進來。

他們驚訝地望了望我隨着轉移視線，向冰說道：

「你是李冰嗎？」

冰答應了一個「是。」

「那麼，好吧！局長吩咐來着，限你明天離開×縣！」

「唔，唔」冰這麼答應着，警察們已經走出去了。留在屋內的是一片怕人的沉寂。

忽然之間，那個母親嗚咽似地向冰嘆道：

「唉！天爺，天爺！都是你鬧出來的！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冰的神色仍然極其鎮定，他安慰地向她說：

「明天咱們就過××去，那兒有同鄉，會找到事情的。」

可是她只不信任地搖着她雪白的頭，不住地歎氣，……我覺得我應該走了，便站起身來，向他說道：

「你們有路費沒有呢？」

他悽然地笑了一下，說：「我們並不需要路費！」

於是，我把當來的錢送給他五元，便走了出來。他送我到門口；當我們站在那兒，我的顫抖的手握住了他的，而向他說着「朋友，再會！」的時候，不知怎地，我的心忽然軟弱下來，幾顆眼淚從我的眼角流下。

他的神色彷彿亦有點悽慘了，可是即刻之間他又鎮靜了，他的臉上浮現出堅毅，勇敢的光彩，向我說道：

「×先生，不要爲我的苦難而感傷吧！我們把生命獻給一種偉大事業的人，還怕這些苦難嗎？我們雖然受苦，但是有着光明的前途！我們最後會得到成功！×先生，你不記得辛克萊的石炭王上那老工人所說的螞蟻的故事了嗎？我們就是那樣的螞蟻，那溝渠終究會被我們填平的！是不是，先生！」

「是的！」我斬釘截鐵地說，我的身上忽然生了一股巨大，堅強的力量，我用力地和他又擰了手，便頭亦不回頭地走去。

我望見了那個「光明的前途！」

二，一四，一九三七，寫完。

# 大地的呼喊

柳倩

午夜

我不能入睡呵！

煩熱

急躁

苦惱着我。

田野

狂暴的歌，

扶隨風雨而來，

使我聽見萬個聲響；

訴說永年田間的苦悶。

風暴

馳蕩着，

敲響着我的窗櫺。

蛙鼓

我聆聽着

再沒有片刻的安靜。

夜雨

待磨地

在午夜之心，

像錢塘

八月的江潮，

像田野里

燎燃着

飢荒的凶燄，

我起坐，

再不能忍耐這

無謂的時辰，

白讓蚊蚋吮吸，

蚤蟲的襲擊。

我蹣跚地

跨出了門，

夜氣滋潤，

大地呼喊着，

田野正等待我親近。

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五日風雨之夜。

(一)

春天到了，該是重返家門的時候。爸爸和媽媽整天在惦念着家鄉的宅院和那二十畝薄田，姐姐在莫明其妙的皺着眉頭，想着，冬天就逃出來了，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去呢，難道說家鄉還沒有下雨嗎？難道說家鄉的土匪還沒有死完嗎？流落到外邊，不是一樣的受罪嗎，並不比家里好啊！……

(二)

經過嚴冬的鍛冶和人世的磨煉，爸爸的勇氣漸漸的消失了。雄糾糾的壯年漢，却變成了文弱的老人。眼窩深深的，腮旁縮到嘴里，顴骨高出來，額上刻着衰老的皺紋，永遠沒有理過的亂髮，使得整個的面孔，變小了好多。慈善的貌相變成凶惡的鬼臉，無情的眼睛不知在瞅着誰，牙和下嘴唇常常一起扣住。媽媽只是背地啜泣，無有法子去勸說那已變心的爸爸；可是時常囑咐着姐姐，要爭點氣，和

弟弟要好好的，我們是逃命啦！不要叫爸爸有什麼不順心的事情，過些時到春天了，咱就可以回家呢。

姐姐雖說沒有上過學，也沒有出過門，可是有相當的心思。她知道老人們的心情，她也知道他們是在作什麼，不是遊山玩景，是流浪！是逃命！所以她永沒有埋怨過爸爸的無能，更沒有故意和小弟弟鬥氣，反而同弟弟很要好的，叫老人們看着歡欣。有時她照樣的教弟弟不要陶氣，要安安心生的，不要叫爸媽生氣，

弟弟因爲和姐姐在一塊太多了，白天跟着姐姐晚上也要跟着姐姐，姐姐的性格傳染了他，他不像以前的恭燥，他似乎也知道了爸爸和媽媽爲什麼逃出來了，同時他還記着姐姐給他說過的，爸爸說再過幾天要回家哩，小小的心追記着在家里的情景，

這種流浪的生活，不唯大人們感到苦腦，就是小孩子也覺着這不是人幹的玩藝，爲什麼不在家呢？都跑出來做什麼？

小紀元在開始跑出來那一天，就踹嚙到現在，有會還要哭喪着臉糾纏老人，叫回家，不願意逃出去，更不願意離開他那一幫小朋友們。老人們有什麼好說呢，只是昧着良心一次一次的欺騙着孩子，說是去外邊找親家，住些時就回去了，孩子被騙次數太多了，於是對於老人們的話不敢再相信了，也瞧着老人們的臉色不好，不敢多言語。但是，孩子的心總是純潔的，是什麼都不大想的，回家不回家的，什麼時候回家，這些問題都成了他晝夜的必修課程，白天要同姐姐說幾次的，晚上就做夢回家了，在同着他的小朋友們玩哩。有時還要說夢話，或者是在夢里狂笑和啼哭以至醒過來。

他所以不時時刻刻的發問，那是對老人們的感到失望了，同時自己的話也常叫老人們說住，所以只好在此里悶幾天，但是，在心里壓着的話，終究要爆發出來的。

幾天來，天氣漸漸的暖了起來，



人們的心身似乎也要跟着氣候的好轉而展樣了。每個人的心上都有了新的春意，春意帶着他們的新的希望，該回家了，是時候了吧。

小紀元忘記了嚴冬的可怕，却跟着春暉而煩悶起來。他也不知自己要幹什麼，小心像燃着的野火，要說的話像火似的噴出來。他很沒趣的跑到姐姐面前，兩手抱着姐姐的脖子，嘴很近姐姐的耳邊，低低的說：

「姐姐，怎麼還不回家呀？」

「小元，來，我告訴你，」姐姐把小紀元平到自己的懷里悄悄他說，「快了，過幾天就去。爸爸不是說過，到春天咱們就要回家麼，現在已經春天了，就要回去。你可不要問爸爸，看他嘆，去吧，去那邊要吧。」

小紀元又叫說的沒有說的，只好忍點氣去玩了，誰知正玩得有趣時，他想那些到邪小朋友來，覺得一個人玩着太不是味，於是又心血來潮似的跑到姐姐跟前，嘟囔着：

「姐姐，我不……回家吧！」

小傢伙也頂聰明的，他就會同他姐姐囑咐，爸爸是不啓齒的：就是給

姐姐打聽，也是偷偷摸摸的，姐姐也就抓着他的弱點，故意的嚇唬他：

「不聽話，我告爸爸說，你瞧，爸爸看見了，好小元，去要吧，過幾天就要回的。」

小紀元偷偷看看爸爸，沒有用聲，掃興的轉過身，要走，却又聽到爸爸的問話：

「他要幹什麼？」

「他要回家哩！」

「要回家，來來來，我告訴你，」爸爸，一邊說着一邊伸手去按他。

可是把小紀元嚇壞了，怕爸爸要揍他，不敢向前，可也捨不得就這麼走開，還是叫媽媽說破了巧機關，「來吧，不是打你，」他才敢去了。

「幹嗎的？要回家嗎？」

「嗯！」

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小心兒還在不舒服的跳動的，是再叫爸爸訓一頓。

爸爸用着粗糙的手，撫摸着紀元的頭，笑着說；

「回家還難，過幾天就要回去的。」

直到這時他才放心了，聽到爸爸

說要回去，他就不管別的信口哇啦起來：

「爸爸，咱快回去吧，家比這里好呀！小瑞他們還等着玩。」

姐姐同媽媽低着頭在微笑着，爸爸也噙着小紀元的臉苦笑着，最後又添上一句很痛快的話：

「好，去要吧，明天就回去！」

孩子得意得像鳥似的飛去，老人們的歡笑却在思慮中埋沒了。

### (二)

畢竟是小紀元的目的達到了，爸爸媽媽和他們也算是熬到了時日，

小紀元整天是忙着找他那小朋友們玩，有時玩得竟忘去了吃飯，差不多每頓飯都得姐姐去找他才回去，倘若姐姐叫的不是時候了，他會弄些嘴看，甚而會給媽媽說晚上不跟姐姐睡覺。

可是爸爸和媽媽呢，原不是那末一回事，事與願違的生活倒比在外邊的單純的討吃麻煩得多了。地皮雖說稍微安謐，可是天爺還在給農民們鬧氣，不下雨，人們莫不焦慮着自己的生活，和渴望着油似的春雨。不然

，會像光緒三年的情形，吃樹葉，吃樹皮，逃的逃，餓死的餓死。

爸爸的心是良善的，無論怎末的窮困，決沒有想到把「兒女們賣掉的念頭。却是抱着滿腔的熱血和期望，回來家里重整旗鼓的耕種田地，爲着媽媽和我們，不料事有不如意者，地不能種，也沒有工作做，閒得着急。

媽媽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又經了雪侵雨打和風號日晒，以及爲生活的長期的苦鬥，身心更感到疲憊了。有時還不斷的患點小病，現在又看到家里的情形和爸爸的愁苦，心里真是刀刺似的難受！也正因爲這些原因，媽媽種下了不能醫治的病根。

姐姐相當了媽的雜事，成爲媽媽的有力的助手。飯吃不飽，心里不痛快，結果，她那小臉也漸漸黃瘦起來了。

也奇怪，年景不好，不是只有窮人們鬧飢荒，難道說有錢的人家也不能過了嗎，爲什麼村後的煤窯還沒有開工的消息，爸爸天天要到山上轉一轉，或者打聽是誰家雇人，其實他很清楚的知道找不到工作，想出把力氣也不能，因爲有錢的都去城里賦閒了

，沒錢的也有的是到都市里找職業去了，再不是吃糧當兵，或者是流落到鄉間當土匪，明搶暗奪。

他每一次去看都沒有結果，沒有辦法，每次也有對着煤窯和山上的石頭發一會呆而已。但是他回家的時候，也很少談到這些問題，怕媽媽生氣，害病，只是他的無光彩的餓色間或會被媽媽瞧出來。

「怎末現在才回來？」媽媽用着極和藹的口吻問了一聲，驚慌的眼睛不斷地在爸爸的身上打量，似乎已經知道他的心情，但是不敢爽直的說出來。

「可不，我到村後轉了個灣。」爸爸勉強答覆着，就怕露出馬脚，故意的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苦笑了一聲，可是他的手指在下意識的打着桌子，又趕快的用兩手拭着臉，伸伸腰，長長地打呵吹，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呢？媽媽一邊問，一邊叫端飯吃，

「還得幾天，動工了還少得咱這一份，已經給他們說好了，不要緊。」爸爸爲了自己的責任，爲了怕老婆生氣，硬昧着良心說了，就這樣的受着委屈，永遠的受着……

「就是有工作恐怕也不能幹了吧！」媽媽不經意的說出來，帶着失意的神氣。

「怎末？」爸爸很驚訝的問，又驚訝的盯住媽媽的臉。

「剛才我去正義他家穿門時，聽說一兩天就要上修森林寨，有錢拿錢，沒錢出人。」

「是的，早有人給我說過，可是我沒有當心。現在說是一兩天就動工呀？那可他媽的……」

「用的地面可真不小，寨墻和寨河就三丈寬，牆上還要種樹。」

「一共占三丈寬，」爸爸說得很慢，但是一個個的字音都說得响亮，像似算着什麼，「壞了，村東那三畝地剛好叫占住。」

「不會吧，我去看過了，攤不到，最苦的是把小寡婦的新塋地占住了。還有……」

「不會，你再去量量……」

媽媽叫虎住了，自己對自己的話也懷疑起來，難道說撒過石灰的都要用嗎？

「唉！總好夕地過日子恐怕是……」

「那末說起來，不是永遠沒有辦法了嗎？什麼事情也是有一定的，我們的命早就註定了。唉！除了只熬，漫漫地向前走，那有什麼辦法呢！誰還敢說什麼？……」

爸爸沒有說什麼，也說不出什麼來，只是搖搖頭，咬咬下嘴唇來忍受着自己的苦痛和憤恨！

爸爸和媽媽呆呆地坐着，都是一顆不動頭顱，一動也不動。

這沉寂的空氣，叫姐姐給衝破了。她把飯輕輕地放到爸爸的面前說：「爸爸，吃飯吧。」她就要出來的時候，又給媽媽留了一句：「媽，麵可又沒有了，晚上還得……」

「知道了。」

媽媽覺得這話不應當在這里說，叫爸爸聽着了，又會吃不好飯呢。所以很快的給她個簡單的回答。

「什麼？」爸爸的面馬上變成白色了，很抱歉的問。

「吃飯吧，吃罷再說。」

「又沒有麵吃啦！」

「吃吧！還有哩。」

媽媽有了主意，打算轉移目標，

所以給爸爸說話後，故意的叫姐姐道

；「秀芝，小紀元回來了沒有？」

「沒有。」

「小紀元還沒回來呀？快點去叫他吃飯。」

爸爸果然是上了媽媽的當，似乎是把剛才說的話忘掉了。

「快去叫他吧，就說你爸爸叫哩。」

#### (四)

不錯，修森林寨是動工了，那末爸爸也跟着動工了，沒有錢給人家，不親自去作工說什麼？不用說自家村里的人，就是附近十里以外的小村莊里的人們也得天天跑來修森林寨呀。

照例的爸爸悄悄地吃點東西，就又悄悄地挑着籬筐，帶着鋤頭和鉄鍬到村外去工作，很少說出在作工時受了監工的氣，或者是等不到頓就要心慌肚叫的話，媽媽也怕爸爸生氣，不敢多說話，家里的事情是再也不提了，什麼也不說，單等爸爸出門以後，自己爬到床上作低聲的啜泣，心里不知難受不難受，可是兩個眼睛紅腫起

來了。

也不奇怪，爸爸爲了給公家作工，終日忙個够受，那還顧得家人的民生問題呀，不，他沒有忘記她們，工作時和休息時，都會想到這些問題，也可以說他時時刻刻地在掛念着焦急着；但是，他又有什麼法子呢？這是整個的春荒所賜予的福音啊！

於是媽媽也就背着爸爸，把她自己的東西，像首飾和結婚時作的大紅大綠的衣裳，都偷偷地賣去了，想把一家大小的生命換回來。

賣東西以前和賣了東西以後，媽媽都有一場痛哭，可憐自己的身世，可憐自己的遭遇，可憐大人和小孩子們都是這麼的苦命。

「……噢……我哭我那命苦啊！我

那家還有誰照看啊！我的娘啊，……」

媽媽又在慟哭了；姐姐又照例的哭喪着臉，滿含着晶瑩的淚珠，跌在媽媽跟前，跟着媽媽哭，間或還要說句像大姑娘家說的話：

「媽，不要再哭了，那能時常這樣的哭，時常了會得病的！再說，你把眼哭紅了，我爸爸看見了，不是也要，……」。

姐姐說到這里，却又變成天真的孩子，不會說話了，也不能說下去，竟放大悲聲的哭起來。

母子們相對的慟哭着，哭够了，聲音才會慢慢地小下去沉寂了，是媽媽先停止的，用衣襟擦了擦眼淚，扶着頭顱勉強的坐起來，壓着嗓子說：

「秀芝，不要哭了，媽媽不哭啦！……」

不哭了不哭了，最後還來個永遠印在腦子是的表示極悲痛的尾聲……

「噫」。

姐姐是最怕這一口的，每逢聽着的時候，頭就要轟，耳朵也要叫喚，全身像中電似的，軟癱下去了，

正當媽媽要和姐姐說話的時候，小紀元跑回來了，在院里就叫起來：

「媽，媽，媽，」

「來吧，叫什末哩。」

媽媽沒有心情去擁抱他，只有這一聲冷淡的答覆。

小紀元跑到屋里，首先發現媽媽那雙紅腫了的眼睛，呆了，不敢走向前去，那雙小小的驚奇的眼睛，直盯住媽媽的臉，得，把自己嚇壞了，連口氣也不敢透出來，自己要說的話，

也不知道都飛到那里去了。

「小元，來。」媽媽摸着小紀元的黑手說；「今天怎末回來這末早，不是還不到吃飯的時候麼。」

小紀元不放心，懷疑媽媽一定是哭來，不然，爲什麼眼睛就紅了呢。可是也奇怪，媽媽爲什麼哭？哭誰呀？最後很那個的問出來：

「媽？你哭來麼？」

「沒有，沒有，」

「沒有？眼怎末腫啦？」

「媽媽害眼的。」

「啊，你有病了！」

小紀元說了以後，突的又盯住姐姐的臉，又是很驚奇的問；

「姐姐？你的眼怎末……你也跟媽媽哭了嗎？」

「不是，我的是叫烟熏的，」

姐姐說着說着，眼淚就不自禁的淌下來，沒敢叫弟弟看見，趕快的用袖子揩去了。

一幕緊張的過去了，接着又是緊張的一幕。

小紀元似乎稍微放心下去，可是餓神却又在大家雷霆，儘着叫喚，簡直有勢把肚皮攻破，鬧得他小小

的心扉也着了慌，神經中樞也失丟了統治的能力，眼前呈着五花八門，和紅，黃，藍，白，黑，像中了魔，使得小紀元沒等媽媽再問「肚飢了嗎？」就撲到媽媽的懷里，急切的叫了一聲：

「媽？」

「怎末了？小元？有病了嗎？」

媽媽急聲急氣的問時又用鷄抓樣的手，撫摸着小紀元的前額，怕的是孩兒再害起病來。

「小元？」，姐姐也問了一聲，

「媽媽，我餓了？」

(五)

小紀元死後的第十三天的黃昏。

天氣也有點異樣！悶熱，不敢見有一朵黑雲彩，就會連陰雨下幾天的，不是毛毛雨，也不是清風細雨，却是滂沱大雨，任性的下個不休。

這一來倒不說，要活活地把爸爸悶死了，想出去就不成，慢說工作，所以在家裏熬煎得只有發脾氣，

「老天爺也專和窮人作對，這種混帳的年頭！媽的，前時要把人旱死了，現在又要把人淹死啦？……」

爸爸可也真有這種耐性，任憑那無情的重担在自己的肩上壓吧！任勞任怨的向前移動，願意活下去，直到骨架子都散了為止，也就是因為背的担子太重，腰兒壓得更佝僂了，容顏更顯得蒼老和憔悴。但是，當想起那短命的親愛的小紀元的時候，爸爸就得散氣了，頭再也抬不起來。

媽媽是從小紀元死的那一天就病倒的，到今天已經十多天了，也經過若干醫生的診治，但是始終不見功效，反而一天比一天嚴重，一天竟能有好幾次的斷氣。

姐姐呢，因為弟弟的死，因為媽媽的病，因為爸爸的愁苦，所以他瘦了，一天天地焦黃起來。

「秀芝？明天不是你兄弟的「二七」嗎？」

「是的，你有病了，還想那幹什麼！」

媽媽混過斷氣時，是很清楚的，還是什麼問題都要過問，問時，也會記起那可愛的兒子——紀元，每逢想起紀元，必然大哭一場，今天自然也不能例外，是非哭不可。

「明天是二七呀！咱娘倆哭吧！」

「哭什麼哩，他已經死了，咱哭他幹什麼！趕快把你的病養好了是大事，不然，咱這一家怎末過呢！……」

爸爸也忍不住的走到媽媽跟前勸說着，說到最後一句時，他那枯乾的眼筐里滿充着淚水，在他轉過身來時，淚水不禁的衝出來了，爬在他那枯瘦的臉上。

媽媽知道爸爸的心是很難過的，自己不願再特別挂高嗓子哭，叫爸爸生氣，但是又有什麼法子不叫心難過呢！媽媽又說話了；

「我的心，現在特別不好受，非哭不可！來，秀芝，咱娘倆哭你兄弟吧。」

她的精神也不知從那里來的，坐起來，拉住姐姐的手說，並且準備着要哭。

「你就同她哭吧，也許哭哭痛快！」

爸爸真沒有辦法了，只好讓姐姐伴着他哭。

「你兄弟，你就不哭瞞！」  
「哭，咱倆哭吧！」

我那苦病的冤家呀，你可去自在啦！你活的時候我沒有給你好吃穿啊！……唔……！你死後我又沒有……我那冤家啊！……你死了我還過什麼啊！你怎末就短命死啦！……唔……活活的把你餓死啦……

媽媽是哭着說着，姐姐在跟她痛哭流涕，爸爸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咬着下嘴唇，捏着拳頭。……

爸爸不能再聽下去，想攔住媽媽的哭聲。

「不要再哭了，可以了！……」  
「媽媽，咱不哭吧，再哭，就不好了！」

媽媽沒有應聲，可是停止哭泣。滿把的鼻淚，揩在烏黑的粗布手巾上，吐了些痰，在床沿定了一會神，就又躺到床裏邊了。又是一聲「噫」！許久了，她的精神復原了，靜了一會，又問；

「還下雨嗎？」

「下大了！」

「這窮天！唉！要怎末過呀！」

「一下雨是什末都不能幹事了！」

「媽媽？吃什末不？」

「不吃，心還是慌！」

「秀芝，你去騎一騎，待會你再來伴着你媽。」

「去睡一會吧，媽的病不要緊，爲了我的病把你熬死了的！」

「只要你的病好了！」

「……………」

屋子裏邊靜下了，殘燈伴着這些將要亡命的人家。外邊的雨聲倒越來越大了。

是黎明之前。

天將破曉的時辰。雨沒有停止。媽媽已經斷三次氣了，這是最後的一次，以這次爲最厲害。

她驀地攏起身來，睜着那雙大眼睛，在空中運動着她那兩隻鷄爪似的手，打着自己的臉，揪着自己的頭髮，大聲的喊道：

「我那孩子不該死呀！我們把孩子活活地餓死啦！我……啊……」

接着又放大悲聲的哭起來。

「那是他的命，活着跟我們還不是受罪！」

爸爸老實得沒有辦法，沒有能事去請先生給她醫治，也沒有法子來勸解她。只是真誠的答覆。濕漉漉的眼睛就算代替了悲痛，從來沒有大聲哭過。

過了個相當的時間，媽媽的虎勁漸漸地微弱下去了！可是神經錯亂的程度已經達到最高點，她什麼也分不清楚，不認識爸爸了，也丟了姐姐。

她已經瘋了，傻笑着，說着鬼話，不，是她的心思話。

「乖，我那乖呀！你回來了，來，小元，媽媽抱抱你，我那乖呀！你去哪來？……哈哈……」

她簡直像個活死人，披頭散髮的，滿臉血淚，眼睛珠笑得要跳出來了。

這是迴光返照，這是在死灰復燃！過去了這個高潮的時候，她畢竟死亡地癱軟下來，再也沒有那末的英勇和果敢，連說話的聲音幾乎就聽不見了。

爸爸把她平放到床上，靜靜地看守着。

停了許久，她那股勁兒下去了，新生的活氣打心坎的深處爬上來，使

她有片刻的清醒。

她忘不了死鬼小元，也忘不了將來也要被餓死的活鬼秀芝姐姐。於是她低言悄語的問道：

「秀芝呢？」

「在外邊睡覺的，她太困了！」

「我說，趕快把她送走吧，免得也……」

「等你的病好了！」

「別糊塗了！我的病……」

她沒有哭出聲來，可是眼淚先流出來了。

「我的心不明……」

這句話沒說完。她的雙手一伸，兩眼一直，牙關又緊了，粗促的氣聲，從鼻孔裡虎虎地送出來。

爸爸手忙腳亂的招護着她，一邊吃力的喊着姐姐：

「秀芝？快起來，你媽現在……」

……

姐姐從夢中驚醒，很驚慌的跑到床前哭叫：

「媽，媽，媽——。你就這樣的走了嗎？你忍心把我們捨了嗎？媽。」

姐姐哭了！

「啾——，不，不，媽媽不。不要哭，還要領着你過！」

媽媽在同死神掙扎着，不願屈服！她免強的說着，可是她的語音是那末的微弱，像深井底發出的漣音的尾聲。

姐姐在哭着。

爸爸在流着淚。

(七)

小元死了，媽媽也死了，爸爸把姐姐送到婆家。家里是什麼都光了，剩下的只是走着黑運的爸爸。

一家四邊子只留有他一個，那不是一可以好好地活下去嗎？不是那樣的，事情沒有那末簡單，他反不管他生活，也不願打算怎末去生活了，他感不精神的無寄和前途的黯淡。也可以說他感到人生的無味！人間沒有他走的路了，只有尋死。

又是一個深夜，沒有月亮，黑洞洞的。

爸爸無精打采的走回家來，不言語，想着小元，媽媽和姐姐。往事一幕幕的在他的眼前翻演着。他興奮，悲傷，憤恨……

「原諒我吧，我沒有能力養活你們！」

「孩子死了，老婆已死了，閨女給人家了，我一個人活着有什麼味喇！」

「去年冬天的飢荒還沒還，新的有背了這末多！明天就到期啦！」

「活不………下去了！」

「活着是一種苦痛………」

爸爸好像缺了個心眼，儘往牛角灣里想，無論如何就是想不開，想的都是死路，還是死了好，不願作一輩子的苦役！

他因也不敢想他過去所說的話：

「媽的，一個活活的人會叫餓死麼！憑着自己的力氣就可以………」

他想不出好的來，也不願再想別的，他喊出他最後的一聲：

「完了！什麼都完了！」

他失丟了知覺，把那條跟他半輩的繩子，拴到門鼻上，吊死了！

爸爸雖說死了可是也真叫出名，誰都知道，在報上登着大字；

「河南××縣××村，住戶李東

昇，全家人口四五，有薄田二十餘畝，去冬因天災人禍，秋麥未能種上，存糧告盡，無法糊口，故率家人棄都離井，流亡異地，歎苦渡今春，重迫家門，不料回家後，不專老天與彼作對，加以………家中老少先後餓斃和死亡，彼爲之痛心疾首！憤恨之餘，索性自縊矣！」

夜，是陰森的，漆黑的，沒有光明。

一九三七，北平，

### 本刊增價啓事：

邇來報紙來貨缺乏，市價高漲，目前每令將近六元，而升漲未已。出版業因造本關係，各謀救濟之術。本刊資金來源，完全以售得之費抵付，如是不不得不酌量增加，以維造本，爰自二卷一期起，除專號特號，隨時另行定價外，普通每期定價，決定暫定一角，預定全年定價一元（僅限自二卷一期。若由一卷一期起者，照原價全年八角，半年五角）。半年六角。待報紙回跌，當自照舊減價。誠恐讀者不明原因，特此啓事。

# 住在祖國

住在祖國，

祖國也響遍敵人的炮火。

陰霾封閉着黑暗的夜晚，

烏鴉高唱着屈服的親善，

羊羣在迷失裏乞求哀憐；

惟有那

憤怒的電閃，

勇敢的飛燕，

在漆黑的天地中，

苦鬥——吶喊。

人類被壓迫的大眾，

向着強暴和無恥，

衝出了光榮的歌聲。

住在祖國，

遠悼着橫行家鄉的危禍。

血光耀染着悲慘的屠場，

晨鷄被割斷嗚叫的喉嚨，

田牛在尖刀前哀憤抵抗；  
惟有那

順服的家狗，

狡獪的懶貓，

在恐怖的中夜中，

啞血————躲閃。

人類最下劣的一羣

幫同暴虐的野獸，

齷食那苦難的大眾。

住在祖國，

祖國也在被敵人宰割。

凶濤襲擊着觸礁的難船，

船員痴呆了無策的嘴臉，

貴客在驚懼中呼地呼天；

惟有那

機智的舵工，

敏捷的水手，

在波浪的咆哮裡，

奔忙————鏖戰。

人類要生存的大眾，

對了侵吞和威迫，

行進着解放的鬥爭。

師田手



## 農場上 金芸

大熱天，燙人的風，  
吹掀起糞的氣息禾的香，  
飄騰着，在農場——  
一顆顆麥粒全染滿災荒！

牧羊兒童尖聲高唱，  
在暮靄裏溢起悲澹；  
村姑髮上插着朵朵榴花，  
花瓣上織起六月天！

牧牛童拖長了紆滯的音波，  
蝙蝠翹下閃出一叢熱鬧，  
莊稼人的苦臉拭不淨憂愁，  
飢餓的皺紋是一天天割深！

老年人含着祖先的煙袋，  
吸着，再幽悠地嘆出憊憤；  
年輕夥子抖一抖青春的力，  
田野仍流汨着多年的血淚！

七，一，在北平

## 謎

秦霜

雖然親眼見過一回××鬼子，但是健忘的李福海，早就忘却了鬼子和自己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那還是六年前的事情了。一個炎熱的天，太陽剛剛掛到天的正當中，毒針似的陽光刺射着人們的皮膚，每個人的臉上都像塗了一層油；但是依然毫不畏懼地站在路的旁，千百顆眼珠齊向北面瞅着。

李福海剛從鄉下走進城來，一眼看見街上這種熱鬧的情形，心中就自己猜想，大概又是耍槍斃人了。他癩着一條左腿，一步一拐地走着，但是目光也不由得隨着別人的方向看去。

「福海哥：進城啦？」

福海急忙過頭去，原來是和自已一村的祥雲，福聚與南貨店的夥計。這個小夥子在鄉裏的時候非常搗亂，現在有人管教着他，比從前好得多了。

福海才猛然感覺到自己已經到了福聚與了，忙答應了一聲，推開路旁的人，拐進福聚與南貨店裏去。

每次城來，他大部分的時間，完全消耗在這南貨店裏。所以他在這舖子裏混得很熟，上至掌櫃，下至夥計，沒有一個不愛和他開玩笑的。

「拐李進城有事嗎？他剛一跨進門，王掌櫃取開嘴邊的旱煙袋，噴着煙子說。他大約有五十歲的樣子，人很誠懇。作事毫不苟且，福海很恭敬他。

「沒——沒啥事，隨便進城溜……走走，買點東西！」福海揚着眉毛，臉上含着笑容，手比劃着，咧着嘴說，語調竭力仿效着官話。

「哈！哈！……拐李又說京話了……」王掌櫃聽了他那蹩足的官話，也不由得好笑起來。

「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說京話！福海哥，你說是不是？」祥雲嘻皮笑臉的說。

# 歌唱

## 秦火

我唱黎明，

我唱馬達唱蒸汽機；

我唱粗振脈管

我唱萬眾臂腕間的力。

我唱火的偉大，

我唱鐵的歌……

我唱被壓迫的忿怒，

我唱求生慾者的饑餓。

我唱火一般詩句，

燒着所有的肺腑，

我是羣衆中的一員

這些運命的叛徒。

一九三七，七，北平，

「哈哈……」

滿屋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來，福海顯着有些難爲情的樣子，伸起左手來搔着頭上的短髮，一張臉子漲得通紅。

「別笑啦！別李！就在這裏吃飯吧。一會還有熱鬧看咧！王掌櫃看見再鬧下去太不像話了，連忙喝着大家，並且又向着他說。

滿腹的疑團，現在又充滿在他的胸間，他急於要想知道外面站着那些人到底是看什麼，又開口問：

「到底有什麼熱鬧，街上站着這些些人，是不是要斃人？」

「不是斃人，昨天晚上捉住三個××鬼子，是販賣白面的。聽說今天要帶他們游街；游完街後，就把他們趕出這裏去！」祥雲演說似的說下去，臉上裝得非常莊嚴。

「那到是要看看，××鬼子到底是什麼像！」

「什麼像，還不是一個鼻子，一張嘴，兩隻眼……」王掌櫃邊吃着烟邊說着。

「不，××鬼子是矮個子，和福海哥一樣；不過人家却還不是一隻腿長，一隻腿短，端一碗湯走起來總得洒半碗！」祥雲好像是和他過不去一樣，連三起三地說下去。

屋裏的人又是一陣哄笑，福海剛剛平下去不久的臉，立時又紅起來。

本來，李福海的個子，嚴格地說起來，不過四尺多；加着左腿擱着，個子更縮了一些。

他長得有些其貌不揚，一顆頭和他的身子不稱，簡直有些太小；嘴上也微微有些短鬚鬚，大體上說起來，還有點，鬼子相。

他時常是穿着一身短衫，衣服老是不扣着，露着胸脯；褲腿紮得很像兩隻燈籠，但是兩條腿中間的縫子乎成了，一個圓形，原來他又是所謂的「羅圈腿」。

然這黑樣，他却是一個老實一流的人物，他活了二十九歲大了，沒有和

## 多餘的一羣

李壁

謎樣的力起跑了死念，

天底下從此多羣人——

白髮紅顏到懷里的嬰孩，

一股腦兒把生活交給長街；

吞着憐憫混今天，

明日的肚皮讓明日填。

注意的針老刺不透飢餓網，

誰能管眼前是餉什麼戲？

惟一的安慰是怨怨天。

幾口唾沫就許當一頓飯。

鬼樂意把生命讓馬路去磨，

人間事根本沒分兒作；

抱着個多餘滾出了娘胎，

淨把大地綴上些污點？

一九三七，六廿，

人翻過臉，吵過架。你要是讓他做什麼事，他總沒有說過一個「不」字，並且賣氣力來，比替自己做還加倍些。

但是正因為老實的緣故，所以每次人家取笑他的時候，他老是紅着臉。他有一個毛病，就是老愛說幾句四不像的官話，雖然他在夢裏都沒有到過北平。這也就是別人取笑他主要原因之一。

他漲紅着臉，並沒有發怒，指着祥雲說：

「好！你下鄉去的時候，我非抽你的猴筋不可！你等着！」

祥雲做了一個鬼臉，旁邊又是一陣哄笑。

舖子外面的人嘩嘩起來，大人吵着，小孩子叫着……夥計們都忙着跑出去看熱鬧。福海拐到人們的背後，因為個子太矮，都被前面的人擋住了——連什麼都看不見；他又只得回到屋裏去，爬到櫃台上向外面看。

一輛大車從北面拉過來，上面滿擠着巡警和憲兵，他們都坐在車沿上，緊圍着三個穿着灰袍子，帶着小瓜帽的人。這三個人好像是難為情的樣子，都是低着頭。

路旁的人微笑着，侮蔑着，視線齊集中在他們的身上。福海懷着好奇心，盯着這二個人看個不停，一直目送着這輛車子的影子都消失了，方才爬下櫃台來。

在他的觀察中，他們不是高鼻子，黃頭髮，藍眼睛，……到有些像中國人；不過就是個子矮些，樣子怪些，並且有的留着怪樣的鬍子，好像只是在上嘴唇上，貼了一小塊似的。

但是近幾天來，福海的腦子裏又浮了些××鬼子的影子，

福海還是和往日一樣，又由鄉下進城裏來，街上的樣子，和從前沒有大的分別，只不過來往的人顯着多了些，他在新修成的柏油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雖然馬路非常平坦，但是他却和走在崎嶇不平的路上一樣，身子一顛一顛地。

# 女工 江農

短短的睡眠，還沒消淨一天的疲勞，朦朧中，又被沉悶嗡嗡驚醒了。母親嚴厲地叱罵，沒法再貪睡，咬緊牙關，強撐起軟了的身軀。

腦袋，像灰雲混過的藍天，本能支配她：把乾布磨一下臉；嗡嗡第二聲，快提起簞冷飯……路上，怒風正刺得星星睜眼。

踏進活地獄，迎頭是第三次嗡嗡，馬達——這死對頭，發出了笑聲。收起疲勞，挖出身勇敢，爲了三角洋再賣上一天！

一九三七，五，四，上海。

福聚興仍然存在着，但是現在却夾在兩所新式建築物的中間，樣子已顯得有些老舊不堪。好像一個老乞丐夾在兩個西裝青年的中間，真有些陪襯不過來，

他邁進舖門，就坐在靠櫃台旁邊的一個橙子上，掏出腰間攜帶的旱煙袋，抽着旱煙。

數年的變遷，王掌櫃已經不住舖裏了；祥雲五六年的苦熬，最近也居然做了掌櫃。

他已經不是五六年前前的祥雲了，現在變得老氣橫秋了。他學會了做掌櫃之道，也有了掌櫃的派頭。當他看見福海後，連忙取開嘴邊的旱煙管，但是態度已不若從前的親熱：

「福海哥：又進城啦？」

舖門外，天空中，響着軋軋的聲音，一架飛機很低地飛過去，機身都快要和屋頂碰着了，雙翼下現露着兩顆惹人注目的大紅圓點，好像是藥舖裏掛着的膏藥幌子。

舖裏的人，都停止了工作，由屋裏向着屋外的天空中看，當福海看見這樣奇怪的飛機、頭腦裏起了一陣異樣的感覺，

在他的心目中，這又不是什麼好兆頭，過去這些年頭中，他向來是不大見飛機的，他生平只見過兩次飛機，一次機身是灰色的，一次是紅色的，但是這兩次飛機沒有帶來別的，只是下過幾十顆大蛋，蛋摔開幾乎要了他的命。

這是第三次了，他又看見這異樣的飛機。由於過去經驗的判斷，他肯定這次飛機帶來的，也決不會有什麼好徵兆，所以他看見飛機後，臉子馬上愁苦起來，皺紋比平時加多了幾倍，他嘆着空說：

「唉！這又不曉得要出他媽的什麼怪！」

「嘿！你還這樣大驚小怪，我們簡直看得都快和吃飯一樣慣了！」祥雲看見他這幅像忒實有些好笑，一點些小的事情就這樣司空見怪，自己好像

是比他多見過些世面似的。

「是，是真的嗎？」

「你問問他們，那一天不得看見好幾次！」

伙計們都連地點着頭，福海才知道只不過很短的時間沒有進城，城裏的情形居然又是一變。他急於要知道現在城裏的消息，急急地問着祥雲掌櫃：

「請您——你告訴我——我，城裏現在怎樣？」

外面進來了主顧，他們都忙着去招呼去了，剩下福海一個人獨自坐在那裏。他無意的順着舖門向外看，對面街那邊一個舖子的門口，把守着兩個異樣的兵士，他生平就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兵士。

舖子現在是上着門，旁邊貼着一個紙條，福海雖然識得幾個字，但是這紙條上所寫的，除了兩三個字外，他連一個都沒有見過，他只知道上面字的好像是什麼「特……關」，他更疑惑了，回過頭來，想問問祥雲掌櫃，

祥雲掌櫃正在那邊向着一個主顧賠禮，那個主顧臉子滿現着兇惡，狠狠地拍着櫃台指着祥雲罵：

「混賬忘八旦，賣給旁人就不賣給老子！」

祥雲只是陪着笑臉，說着好話：

「先生我們實在沒有洋白糖了，你老也知道現在來得費事，我們要是有話，賣給誰不是賣，還能不賣給你老嗎？」

好不容易才把那個人對付出去，祥雲掌櫃好像是脫了大難似的，揩了揩滿頭的汗，走向福海這邊來，嘴裏還不停的嘆息着：

「唉！作買賣真不易！」

這時外面又進來一個人像是要買洋白糖，夥計們不敢作主，都向着掌櫃看，祥雲看了看進來的客人，連忙揮着夥計：

「給先生稱些吧！」

福海更奇怪了，爲什麼同是買一樣的東西，同是一樣的主顧，爲什麼不賣給前一個，就賣給後一個，

祥雲走過來，坐在他的旁邊，這時他肚子裏已經塞滿着種種問題，一見祥雲走過來，就急忙的問着他：

「祥雲掌櫃！那面到底是怎麼回事！」

祥雲順着他的手的方向看了一下，只是搖着頭，一直等了好半天，才慢慢地說：

那是××兵，前好些日子了，一到下午突然來了好些××鬼子，他們看見對面舖面裏沒有人，就強佔去了，在大門上貼了個條子，寫着什麼「特務機關」；並且在門口把上兩個兵，不許人到跟前。

「那巡警就不管他們？」

「哼！巡警還沒有走到跟前，就叫給打咧！」

福海聽着是××鬼子，六年前的那一天的影子又浮起在他的腦海中。這時在他腦海中生了一個「謎」，爲什麼那時候，××鬼子是視巡警用車裝着游街，而現在巡警却一點都不敢管了，他心中真有些不服氣，

「那還是小的呢！更大的還在後頭，『滿洲國』不是前清時旗人住的地方嗎？××鬼子非說是什麼『滿洲國』的地方，他們要把裏頭住的中國人都趕出來！人們都不肯，他們半夜裏就在街裏放槍，弄得人晚上睡不着覺，現在差不多的人家都搬出來了！」一個伶俐的小夥計，向着福

海說，

祥雲跟着就接了口；

「現在××鬼子鬧得太凶了，巡警明地裏不敢把他們怎樣，可是暗地就尋買賣人出氣，這個是×洋貨啦，那個不准賣啦，你想想我們買賣人不賣東西怎樣吃飯，所以還是偷賣；但是看人就得心，不然就會出金子；」

福海才明白剛才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又問；

「那你們不賣×貨不就……完啦！」

「福海哥，你不曉得，××洋貨現在不上稅，最能賺錢，不賣；我們吃什麼？」祥雲說着忽然降低了聲音；「王掌櫃是怎樣走的，就是他不賣××貨，舖子賠了本，東家才把他辭走的！」

「那你們現在的生意好不好？」

「還對付……」

福海常聽得人說，不上稅的貨就是私貨，賣私貨的就是什麼好，他想到這裏，連忙問着祥雲；

「那你們是賣私貨吧？」

「不賣私貨賣啥？」祥雲卑鄙的笑着，

福海心裏現在不曉得怎樣，感到異常的不快，他有些再懶看祥雲那種像，從前他很歡喜這年輕的小夥子，現在他看着他每一處都是討厭；他心裏想着，祥雲居然當了「奸」了，

他從福聚興出來，又走在街上了，街道好像還是不平

路上他又在想着他的「謎」；爲什麼幾天之中××鬼子就會鬧到這種地步，爲什麼福聚興非要賣××貨？

他想，自己雖然老實，從來沒有和人打過架，可是×

×鬼子要是欺負到自己頭上來，那却饒不了他們，自己雖然不是買賣人，餓死也不賣××貨，他對他的這些，只覺得應該這樣做；才稱自己的心，但是他也說不出道理來，

不曉得什麼時候，他竟和對面一個人撞在一齊。

對那面人大概是喝醉了酒，酒氣陣陣地衝進他鼻孔裏去。

他正想向對面那個人賠個不是；

「怨……怨……」

拍——誰曉得左頰上忽然巨喇了一下，接着就熱辣辣的痛起來，那人一面收回行兇的右手，一面還狠狠地罵着，

「八哥呀路……」

福海一手摸着發痛的左頰，聽見了這種咕嚕……的鳥語，猛然他套腦子裏清醒了一下，他知道了站在自己對面前，原來是一個××鬼子，

出人意料之外，他狠狠地撲向對面那個人去，按倒在

地下狼狽地打起來，

旁邊圍滿了看熱鬧的人，有的居然給他拍手叫好，好像是替他們自己出了氣一樣，

巡警來了，他們掀起福海來，不問三七二十一地就給

他上了縛；那個被打的××鬼子由地下爬起來，又向福海的臉上打了幾下，才揚長地去了，他真想跟那個鬼子拚命，掙扎了半天，他被縛得比什麼都緊簡直，連一動都動不能動，他只得將牙咬得格格格的響。

四面的羣衆亂罵着，替他喊叫不平。但是他終放被帶走了，路上他還想着他的「謎」，

一九三七，六，廿八，

# 奔向太陽的人們

(中篇連載)

李學亭

——寶寶睡吧！狼來啞，唔唔，……唔阿唔……

孩子們都斜臥在母親的懷抱裏，彷彿是一隻倦睡着的  
小貓似的，嘴唇緊貼在母親的乳峯上，漸漸的在着母親用  
手撲撲拍着的響聲，及口哼着催眠似的歌唱裏，將兩隻惺  
忪朦朧的小眼合攏起來了，緊緊的彷彿是一個精敏伶俐的  
木匠合攏看一個木縫似的。天空依然尚殘餘裏一縷紅日西  
沈的光輝，有時雖然朦朧的，還可以看着比隣的炊煙，鼻  
裏的在望着邊際的林梢繞繞着，然而恰也十分稀淡，稀  
淡得就像是曉光瀰漫的晨星。

夜幕漸漸的展開了，始而昏黃，繼而淡，終而變成了  
一片漆黑了，這時一切物體，都失掉他在白晝時炫耀燦  
爛的光輝，塗抹着一層朦朧模糊的灰影，對面望不見人，  
誰都像是戴上了一幅鬼臉似的。

村裏的牲口早已都上了槽，他們彷彿是被擒而囚起來  
的賊犯似的，在悉悉索索的大嚼特嚼着草料，狗兒蹲臥在  
門旁的樹影下，好像是在緘默坐靜的佛徒似的打着睡盹，  
有時他被着怪生疎的腳音驚醒了，不禁如瘋似狂的嗥叫起  
來，瞪着兩盞燈似的眼睛，抖伸着腰，吡着嘴，露着爪牙  
，一頓一跳的撲着人，可是有時候碰上頑皮的勁敵了，他  
們用着碎磚殘瓦擲着他，狗畢竟不如人，最後當人們的面  
上飄浮着一層勝利的微笑的時候，他却只會夾着尾巴，苦

嚙着臉，汪汪的叫着溜跑了。

柳林下蹲臥着一團人，在哈哈大笑的閒談天，談的很  
亂；有時說到唐僧取經，有時說到李三娘担水，有時說到  
李鴻章，有時說到吳大師，有時說到淫婦奸夫有時到苛捐  
雜稅，……然而他們毫不困倦，覺着津津有味，因  
為在他們的滔滔不絕的談話裏，有一種神密的興奮在牽掛  
着。月亮正懸掛在他們的頭上，銀光從柳樹枝極疎際裏，  
映在他們的粗澀的皴裂的臉皮上，恰像是婦女們鋪上了一  
層雪白細膩的粉，炫耀着一縷光芒。

田野裏充滿了一股寂靜的氣味，這時整個的村裏，被  
着死樣的幽寂籠罩了。

在海王村的東頭，那裏有一座茅舍隱藏着，院子破爛  
得很，滿空地都叢生許多碧綠的野草，空氣是十分奇臭的  
，那股整扭味是從糞堆裏和雞屎裏滲雜噴出的，籬笆上爬  
滿着絲瓜和葫蘆，紅的花，白的花，在互相的輝映着。

有一條曲徑，穿插着海王村和這坐茅舍的脈息。

這裏住着一家是在看墳塋的，因為這座房和村莊不大牽  
連，所以一到夜幕籠罩着大地的時候，這裏就彷彿是出魂  
似的寂靜着，燈光從殘破的窗隙裏映射在幾顆柏樹上，格  
外顯得陰森怕人！

屋裏桌上有三柱香，兩支臘燭，還擺着幾盤水菓，大  
約這是祭祀吧？香煙輕輕的繚繞着的臘燭放射着一縷慘淡

昏黃的光芒。牆壁上掛着一幅神畫，有男有女，有鬼臉，有裂嘴的，……燭光反射在神畫上，真怕人，活像是一個妖魔的王國。阿貴和他的母親在緘默着。

阿貴從破床上爬起來，牀子彷彿是受不了他的壓榨似的，在咯吱咯吱的響着，他抖一抖身腰，順步站在窗台前，隔着紙隙眺望遠遠的林梢，那裏有一團黑黝黝的暗光在閃爍着。林後隱隱着一座高樓，很宏麗，那是趙大爺的家，月光灑射在那座魚鱗似的瓦片上，反映着一縷清白的銀光，煞是幽秘！

——媽？火快着乏了，添添再燒開壺吧？

阿貴從窗前跑到火爐傍，彎着腰在攪爐；陰影在牆壁上，像玩影戲似的在搖晃着。

——啊，你瞧着辦吧！

阿貴的母親端坐在神前，彷彿是中了邪似的，不說一句話，兩嘴唇直抖動，不斷低低的嘟囔着，大約是在祈禱吧？兩眼凝視着神像不動，像發瘋。

阿貴攏罷了火爐，順手拉了一把椅，便橫坐在桌前，椅子是年近古稀了，倘若不是他兩條腿很吃力的在支棚着，恐怕早已都撐了個仰面朝天了，阿貴嘴裏噙着旱煙袋，彷彿是很得意的在抽着，煙，像寒冬的晨霧纏繞在他那微有鬚髭的嘴沿，模糊了他的面龐的輪廓。

墳塚裏，時常閃爍着片片燐火，光是微弱的，很輕，風兒微微一動，他彷彿是駕着仙雲似的流盪着，然而很神秘，轉瞬間他就消滅得無影無踪了，怪不得農夫要說那是鬼燈，誰知他是來去無影無踪呢！

貓頭鷺在夜的籠罩裏，遠遠啼的叫着。

——他媽的！今天又來要着什麼捐款的時候，他說他們將來還要還我們，這不是又在騙人麼？別裝孫子啦！阿貴抽着旱煙說着，臉上似乎是塗抹了一層憤怒的紅暈。

——唉！真要命！一畝地又得兩毛。

阿貴的母親插進嘴回答着。

她似乎是睡醒了似的，阿貴一說話，她便擡起了屁股，拍拍衣服上的塵土，離開了桌前，往牀上把針線筐端在燈前，左手捏着針，右手捏着線頭穿插着，可是年紀大了，眼很花，後來還是阿貴着了急，掛忙跑到燈前，替他媽穿進去，燈蕊在搖晃着，似乎是譏笑她老不中用了，倘若她們不是因為太窮困的話，恐怕她早已有個兒媳婦在替她補縫衣服呢。

唉……

阿貴嘆了一口氣，他彷彿是耐不住空守漫漫長夜的寂寞似的。

門後邊排列着許多耕地的傢俱，犁，鋤，耙，鐵鍬，……紊亂得就像是戲台後用罷的刀槍，橫的，豎的，都在渾渾沌沌的緘默着。

——天又該下雨了，不然糧食會貴得難吃呢！

當阿貴將視線從犁耙鋤上移到一望澄清的天空的時候，不禁渾身又戰慄了，天空仍然是滿佈着星網，遠遠雖然也不浮着幾朵淡淡的白雲，可是稀淡得好像一張白紙，那樣他會淋淋着盆潑似的天雨麼？麥苗是快睡了，杆兒軟溜溜的好像是一個舞女的腰姿。

水壺開了，嘴裏噴着濃重的白煙，肚裏在翻來覆去的



滾盪着、彷彿是人在肚疼。

阿貴的母親縫補罷了衣服，便把兩支臘燭吹滅了，棹上供物都擲在籃子裏，香也任他自己消滅下去，屋裏頓時迷濛了一片朦朧淡的幽光。

煤油燈還在點着，光焰好似一顆豆，倘若不是他自己，在苟延殘喘的掙扎着，黑暗早已就把他吞在肚裏了，然而，他現在仍然還在世界上微小的一隅裏孤傲着。

——媽！我要灑尿了，唔，唔，……

一個黑瘦的孩童，被着一灘尿從夢裏驚醒哭啼了，他似乎見了許多嚙牙裂嘴的魏鬼在而他玩弄似的。

——尿罷睡罷！媽在這裏。

這是阿貴的小弟弟。

阿貴的母親將他的小弟弟哄着去睡了，回頭她仍坐着不語，小孩子也許又在夢裏微笑了吧？孩子們的世界是快活愉快的，因為生活之鞭錘還沒有打出他們的斑斑血痕！

——今年趕到收麥的時候，大約我們就得借兩石玉子吧？麥子除了還賬繳租，一點也不會剩留着。

阿貴纏着眉梢，苦喪着臉，放下煙袋，在喝一盆白開水命運是將他捉住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他母親很傷心的回答着，彷彿失了一件活寶似的。

他母親今年四十六歲了，在滿清的盛世到治時，她雖然沒有幸運的趕得上，然而她也總常常在老人們飯後的談話裏，曉得了許多使她現在格外羨慕的事情，她聽說過東村張得貴拉翰林時是多麼榮耀，她也聽過西萬村貞節女加封時是多麼可歌可泣，……古來六月臘月不興兵，從前糧

食只一吊錢一斗，沒土匪，不打仗，……那是多麼太平安樂啊！然而現在呢？不提了，糧食十九吊錢一斗，成年打仗，壯元不點了，土匪橫行啦，……真他媽的，一切都是渾蛋！一切都是不順眼！

——昨夜小秋哥因為沒錢繳租，被四爺捉送在縣裏了，可憐他一家五口人都哭得像死去活來！

——唉！怪可憐的，難道說連街房的面子都沒有麼？——什麼街房？有錢能買鬼推磨，他會因為我們窮去發慈悲麼？等着挨打挨罵吧！

她很驚訝，這種事變彷彿是一個奇謎、對於她，掙扎，啜泣，禱告，……橫順都被命運擲掄着！

窮人們簡直是一隻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中，負重任遠的駱駝，沒有吃，沒有喝，任寒雪襲擊着，任狂風吹打着，任暴雨淋灑着，沒有晝沒有夜，都在主人的苛辣的鞭打下，含淚吞血的奔走着，荒涼的沙漠變過了，青山碧水的綠洲發現了，這時主人却在金迷紙醉妙歌漫舞的歡笑裏，享受着他們無上的歡樂，忘記了駱駝的跋山涉水的艱辛，你想駱駝該是多麼傷心吧？主人們在有酒有肉擁妓抱妾的歡樂着，他却只在吞着粗草的槽裏咳聲嘆氣的默泣着，這大概，是太奴隸了吧？實在說起來窮人們的生活，簡直是比駱駝還不如，駱駝雖然是歷盡了許多難辛，然而主人們却因為他還能給他們生利潤，尚且還給他一把粗澀的草料吞食着，窮人們呢？他們不是也沒有享了福麼？他們不是也歷盡了許多艱辛麼？然而當他們被老爺們壓榨得乾乾淨淨，簡直是連一滴血也沒有了的時候，他們是被別人像拋了一把破土似的唾棄了，他們是被擯棄

在飢寒交迫的苦海了，他們不但是沒有飯吃，沒有屋住，他們每一個人還都有一筆連路駝都還在夢想不道的債務牽掛着，這樣他們永遠還會能够歡樂麼？縱然你會捨得了一筆被別人不留心而遺失了的外財，那也不能算是屬於你自己的，因為債主還在用着壓榨鞭，無窮盡的鞭打你！

阿貴的確是憤怒了！滿嘴裏充滿了牢騷和怨恨，兩眼也瞪得活像兩顆棗。

他母親一壁說着話，一壁給牲口辦了趟草，四來又默坐在舉剝脫落的坑前了，她影兒映在射灰黑剝落的牆壁上，彷彿是烏黑的濃雲上閃着不大炫耀的電光似的，灣灣曲曲的搖晃着。

——吃晚飯時，四爺打發人又來向我們要租了，我說叫他再寬恕我們幾天，現在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自己連飯都吃不進嘴，那裏還有錢去繳租？那吧我們多出一點利息的，他說那可不成，現在已經過期四五天了，不然四爺會叫你們繳地吃官司呢！

小秋哥好好的爲什麼住到牢獄裏？小秋哥的一家幾口人爲什麼現在都張着餓嘴？不是和阿貴一樣的命運麼？他不是爲着沒錢繳租才去坐監了麼？現在阿貴也走到如履薄冰的險境了，他是不是也會踏着小秋哥的履轍呢？阿貴將眉縐起來了，他彷彿是黑夜迷了路途而且又在寒風怒吼裏的羔羊，忍着飢，啼泣着，誰知他會不會活到第二天太陽重爬到東山上的時候呢？面前是一團漆黑。

一個悲慘的劇幕，又閃耀在他的眼帘了，這是馬神廟街東頭阿春告訴的。

——你爲什麼不繳四爺的租？渾蛋東西！

縣老爺坐在大堂上，怪威風，臉兒憤怒着，彷彿是要吃人。

——大老爺！我真沒有錢繳租嘛！你問四爺，去年水淹了，今又遇着打仗，捐稅是那麼多，兩季又沒有收，他叫我那裏有票去繳租呢？現在我一家幾口還在挨餓嘛！

小秋哥抖索着；臉兒像是死人，眼裏噙着淚珠，他彷彿是如臨深淵的驚懼着。

——渾蛋！難道說你窮，人家就不要了麼？好便宜！縣老爺格外的生氣了，彷彿是火上加了油，嘴兒崩嘴，浮着一縷猙獰的譏笑。

——我請求大老爺再寬我幾天吧！現在是真沒有辦法，我就是去偷人我不是得偷來麼？假使這一季要是收好了的話，我可以挨着餓把全季都繳給他！

——好容易的東西，打，一天你拿不來錢，一天你不能出了牢獄！

鞭兒噼噼拍拍的響着，小秋哥渾身像打滾攸的輾動着，淚兒乾了，嗓子哭啞了，他渾身又濺出了許多殷紅的血痕！可是這時候大老爺和着四爺，已經是又在歡天喜地的娛樂了，抽口煙，碰四圍牌，抱抱密姐兒，白華啦啦的老袁頭響亮着。

阿貴在繼續幻想着這幕悲劇。

——四爺真不是東西，憑輩說來，他還叫我叫大娘呢！種的地是咱挖塋的，他何苦這樣來逼人？他總想吃點錢她衝破了一時的岑寂，插進嘴說着。

——什麼大娘不大娘？只要有利可圖，誰也不會可憐我們的，我看這個恐怕難拖了！

——小秋哥雖然很窮，倒還不錯，有時候我們一時窮住了他還借給我們半盞米，四爺呢？他真沒良心，我們和他是一姓，他還連可憐都不可憐！小秋哥素日給他幫了多少忙？給他做活，到晌回自己家來吃飯，然而四爺還把小秋哥捉起來呢。

他母親擰着嘴，噙着眼說着，一壁又用着手指比畫着，彷彿是發了瘋。

倘若說耶穌的信徒們，他們每天都在默禱着耶穌，我不信，因為耶穌僅是一個空空洞洞的幻想物；然而整日被飢寒所迫的人們呢？他們却每天都在默望着他們的命運，能夠從萬仗深淵的苦海裏，爬到一個寧靜安然的異邦，——但是，結果都是水月，鏡花，泡影，做夢！

——媽！我很早就給你說，像這樣吃苦的給別人種地還不如當兵好，死就死啦，餓死和打死有什麼分別呢？看看！現在我們已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了，地是種不出利，工廠又都在裁工，這樣我們不是只有等着餓死麼？四爺又快來要租了！

阿貴說罷了話，打個哈欠，又在撲嗤撲嗤的抽煙了，煙還沒有噴出去，不知有個什麼東西攆進他的鼻孔裏，「哈踢」一聲的，打了一個噴嚏，眼在流淚水。

他母親不回答，也不說話，低着頭，心裏彷彿是被什麼東西迷着了似的，只在回憶着她幼年時昇平時代的影痕，然而那是太渺茫了，遠水解不了近渴，回憶起來，不是更加傷心麼？蒼白的銀髮襯托着她那愁悶的眉梢，那是格外顯得她是被命運壓榨得了不得了。

——昨天阿春和吳哥說，城裏有人招兵哩，約我和他

們一塊偷偷去，我想還是去吧！不然我們怎樣去對付四爺呢？反正是吃苦！

起初她封鎖着她的乾癟了的嘴唇的，然而現在，她是不能再鎮靜下去了，阿貴走了，她該怎樣維持下去呢？他爸爸死了，他的兄弟還小着呢，這樣一家人不是等於零散了麼，阿貴的語聲，就彷彿是個晴天的霹靂，在驚動着她的悽悲的心弦，她抬起了頭，臉像是驟然襲來了一陣暴風促雨的天幕一樣，心兒在跳，血脈在皮膚裏悸動着。

——阿貴別去當兵了吧！俗語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你出去了，我怎麼會放心呢？

——然而我們不能叫餓死……寂靜澎湃起來了，他們母子兩個，都被饑餓侵襲着他的心，壓下使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很困難的不能解決着，繃着眉梢，含着淚，傷心的，在等待着難以期預的將來的駕臨，也許不會是那令人失望吧？

阿貴又着胳膊，來回的在屋裏躑躅着，她彷彿是一個判決臨刑的囚犯，頭靠攏在手裏啜泣着，

——到城裏如果有別的事做，那就不去當兵了，或許……

阿貴真不忍心再往下泣訴了，因為在他最近一二年來的遭遇裏，失望不是一次給他作朋友了，他知道：到外邊想吃盤飯，真也是不客易的事啊！

——找……我沒有什麼可說了，難道我忍心叫四爺將你捉在縣衙裏，去用皮鞭抽打你，去用腳鍊鎖鍊你麼？你爸爸是被貧困逼壓着死去了，我們將來大約都是一樣吧？你去吧……你……你……或者到外邊也許好一點，但是你

要切記着：兒行千里母擔憂啊！要好好的保重身體吧！

她回憶着過去，她思索着現在，她憧憬着將來，一切一切，都彷彿是走到了懸崖似的，連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於是她啜泣着，她悲傷着，暗地裏她和不幸的命運掙扎着，孩子也許不會到外邊死……死了吧？西隣王四嫂的兒子阿貓，一去四年都沒有音信了，阿貴大約是……唉！她不能再往下想去了，這彷彿是一座大海，越往裏跳也會越深呢？

涼風刮着樹枝，發出來一陣悉率悉率的響聲。月兒躲藏在西山後，她的嫩白的臉兒上，泛起了一層黑青的淡色，她，已經是不在嬌溜溜笑盈盈的獻媚了，

阿貴不說話，心弦只奏着不堪回憶的哀曲，兩眼流着淚：似乎是有萬千難以訴泣的苦衷，眉兒愁縐着，兩手托着心坎，頭低垂着，他，這時顯然是沈溺在曠無涯際的苦愁的深海裏了，他母親撇開了棹，斜臥在一隻污穢的床上，腿手拘變得就像是一隻瘋顛的狗，命運的狂濤將要把他送到深不可測的山窪裏了，

燈是灰黃的，火是快滅了，阿貴攏着火，收拾着案板上一切零亂的東西，

夜風吹盪着似海的麥苗，發出一陣疎疎落落的響聲來，翠柏蕩漾在暮畔，搖曳不定的飄盪着，夜，仍然是死一般的寂靜着，

阿貴跪臥在床上，彷彿是一個泥雕木刻的神像似的，閉着眼睛，嘆着氣，在思索着他那將要遭遇到着暴風雨的前途，繼租，窮困，賞債，憤怒，……一切一切，都在他的心弦上織成了一個稠密交織的紗網，他始而是憤怒，繼而是

嘆息，然而終久是在倦困疲勞的壓榨下，而朦朧臃腫的沉溺在睡海了，夢，開着在玩弄着他的昏亂的腦海，

——阿貴！現在是什麼時候啦？

——剛剛才打了三更呢，爸爸！怎麼樣？好點了吧？這是幾年以前的事情，

他爸爸蓋着一件像冰窖似的被套，斜臥在黑影朦朧的土坑上，臉兒瘦得像是一個煙鬼，渾身在像害瘧疾似的顫抖着，面色黑青，眉縐着，手指剝了皮，兩眼深陷得像是兩座煤井，病是沉重了，就連說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的，看着怪可憐，

他母親靠在近火爐的牆根，彷彿是一隻偶像，雙眼微閉着，她在默禱着觀音菩薩的保佑，火焰是藍色的，伸出火口來彷彿是一個鬼舌在縈繞着，阿貴斜靠在他爸爸的身傍，終宵不寐的在侍奉着爸爸，雖然有時候無情的尖銳的寒風會像瘋狂似了的，從破殘的縫隙裏向他的單薄的衣服進攻着，然而他爲着他爸爸的病症，永遠都不離開一步，

——少許好一點，

他爸爸喘着氣，呼哧呼哧的從嘴裏迸出來這句話，儼然說話是很費力氣了，

他母親在他爸爸說話的時候，微微的用眼瞟了一下，接着又把頭兒低垂了，她看見她的瘦骨嶙峋的丈夫，她心裏真有點就愛呢。

無汗的夜色，像似一座帳幕似的籠罩着他們的茅屋，潔白冰冷的雪片，彷彿是風吹的蘆花在飛舞，風，狂着，像是一隻吃人的猛虎，燈，灰黃的，放射着一縷奄奄待息的殘輝，這時，屋裏是太沉悶了，憂鬱，煩燥又跳躍在他們的心頭。



(一)

是傍晚的時候，夕陽把金輝撒在中山公園里的樹梢上，穿過密密的綠葉，篩在茸碧的草地上；溫和地溫抱着全公園，再也不是像正午時那樣熱得怕人了，樹葉在微微顫蕩着，河水本來是如鏡子一樣地，反射出映在水面上的日光，不過時時被那魚吹起來的水泡，或偶然有一隻青蛙跳進去，把鏡面爆開了，日光也被擊碎成一塊塊的金花，在浮動着。

歸鳥在密葉里響着翅膀，找着那一枝是他最好安身的處所，一隻隻漸漸多了，翅膀的撲打聲，爭奪棲枝的噪新聲，越發響得厲害了，游人厭煩地望望樹梢，躲開遠一些，怕有鳥糞會落在身上的，

日光漸漸沒下去，一切的影子也跟着沒下去，游人在這時漸漸多起來了，有的一個人漫漫踱來踱去，有的結成隊邊走邊說，有時竟無顧忌的放聲大笑起來。

沿着河岸的鐵欄杆，放着一排一排的座位都被佔滿了，只有一個青年佔據一排有兩個座位的椅子，他雙手抱着頭俯下身子，在想什麼，一會他漫無目的的抬起頭來，茫茫的望望天空，他那清亮的眼睛，配在光滑的頭髮下，很顯出他的聰明，是的，他是聰明的孩子，他是他父母的獨生子，是他們百萬家產的唯一繼承者，雖然他已經在今天五月渡過他的十八歲生辰，已經是踏進十九歲的人了，而

他那天真常常引得他父母的愛憐，常常向朋友講他的聰明時都會大聲的笑起來的。

他們老家是東北人，可是他是生在北平，在他的像觀上沒有一處可以找到東北的特徵來，他家鄉的土地是披×人無理的佔去了，但是他父親在關內經營的幾處商號到還賺錢，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說是十分安閑優裕了，從來沒人見過他皺起眉頭的時候，近來常常帶着沈悶獨個兒走進公園時。很會使人們聯想起他是悲傷他失掉的家鄉吧？確實他是被一件事所糾纏住了。

他從遠處收回他的視線，轉看他旁邊的空座，這個座位是雲時常陪他一塊坐的地方，在這里他們有時說得高興了一直能一下午也不換換地方，他們膀臂緊緊靠着，忘記了當間還隔着一道鐵欄，靜起來會聽到他們心聲的跳動在相互應和着，現在是空着，但是他依然留戀不捨，這里對他是有着更親密的意味的，他獨自坐在這里，任着時間自由地流過去，這樣不知有多少天了，總是等到電燈代替了太陽，他才戀戀地站了起來，一面他心中更加沈重的這樣呆想着：「雲！常常見他同男的女的，總是那麼跑來跑去，再不然就在家那里也不出去，一找他出來玩就有事，她……怎麼同去年是兩個人了。」他很艱難的走動幾步，又回頭看看那空下來的座位，「既然是不愛我了，也該表示……爲什麼總是一提我們老家的事情，他很興奮的說個不了呢？還有時他說要同我一塊打回老家去。」他想

到這里頓了一頓，長長咳了口氣，「我們學生中什麼用？不是去年冬天！他參加游行去了，回來衣服都弄破了，背上被警察打得一大塊紅腫，痛了多天才好的，還想去打××！鬼話，鬼話，反正他是被人家騙了，什麼叫愛國，好好念書才能愛國呢！我不喜歡念書，我也不喜歡那樣那樣傻跑呀！」他每次想到這里時，他痛恨與雲常常在一塊那幾個男女，有時他會不經意的罵出口來：「不是玩意！」

他漫無打算的向前挨，抬起失望的眼睛望望從他身邊經過的游人，突的迎面來了一個人，夜色模糊中，還可以辨視出她是同班的密斯景。

「密斯脫胡！怎麼密斯李沒來呀？」密斯景先給他打招呼，遂着用驚疑的口氣問他，他只「噢！」了一聲，半天才答出來，「她有點事情先回去了！」

說了忽忽的走開了，他不經意的回一下頭正好給他打了個照面，被叫密斯景的給他丟了一個笑眼走開了。

陰暗的樹叢中的小道上，他尋着歸路，回想剛才的一幕，立刻給了他孤寂的靈魂不少安慰，他又由想念雲的身上！轉念到這一位叫作密斯景的身上來：「她是多麼活潑，又是多麼的聰穎，雖然我們認識不到二年，就是那麼熟識了，她是多麼熱情的人，不像雲！總是那麼冷冷的，我們在一塊二三年總是那冷冷的，尤其近半年來，忙的幾乎沒有機會可以找見她，常常與那一羣男女來往，里邊一位我是認識的，去年學生運動里最活動的，曾經被捕去，住了兩個月才出來的，跟他們常在一塊總不會有好的，不過，雲總是可愛的，他頂會講話，他寫的文章也頂漂亮，他

寫給我的信，我收到現在還直藏得許多，寫的頂漂亮的白話信，雲總是可愛的，不過……

他陷入迷途了，像在霧里摸索，腦海里翻上翻下起伏着浪潮，他終於得到了解決，當他眼前現出一盞明亮的路燈時，他看見一雙雙挽臂膀的摩登男女。

## (二)

夏夜像夢一樣輕，北海上浮着小船，也像似夢里飄下來的秋葉，是那樣的靜，是那樣的幽，嘩嘩的撥水聲，和着低微的笑語，像似水當間放着幾架播音機在四方放送一樣，響聲又是那樣的無力。

男的輕輕撥動幾下水，又停下來。  
女的低聲在呢什麼。

宿在荷叢的水鳥被驚起了，鳥翅擦在荷葉上，「刷」一聲遠飛了。

她吃了一驚，忙回頭看時，水鳥已經在黑暗中消失了。

「珍！」他重聲叫了一聲又不作聲了。

「呃！什麼！」

「明天真光是「旋宮艷史」，完全新考貝，晚場，我去找你呀？你到我家去？」

「呵！明天麼？我沒留心，真的麼？」她故意遲遲又重復了一遍，表示她是很久想看，不想明天就要上演，自然是十二分的喜歡的。

又靜了下來，男的用船棹碰打着船邊，女的又在唱了，木頭的撞擊聲似在給歌聲打着拍子，別的游船也在歌唱

甜美的夜，充滿了溫柔的夜，他們被沈酒在溫柔中了，宇宙也在愛的懷里安息下來。

「珍！」他忽然又被別的事件所感動了，「你還記得我同你說過，那個疲高個，頭髮蓬亂那個傢伙，昨天在學校門外碰見他，他給我說前天雲在遊行時被抓去了，今天還沒見回來，他們正忙着找人去說，要我也去幫助營救，我已經答應他們了……」

「喂！那才麻煩呢！」沒等他說完她搶着說「誰讓他們遊什麼行，示什麼威？替他政府抗×不抗×，反正我們玩我們的，××來了再說，跑上海玩去，只要有錢，那里活不了？捕去！活該！你不要管他們事，說不定會牽連多少呢？」

男的沒有再作聲了，他心底像是有塊鉛往下沈，末了像大石沈在海底了，再也翻不上來。

「咳！雲也真可憐！」他意識到自已說的太有點直爽，想用幾句話掩補一下，「反正不嚐到苦頭，不知道厲害，人要不經歷經歷不知道事故的千變萬化，不嚐到苦頭不回呢？」

「噯！你不去？我媽要到北載河避暑去，我也要去，海水浴真有意思呢？多麼偉大啊！那海，一眼看不到邊，你也去吧？」

「好吧！得好多錢吧？怎麼辦呢？當下我給你出主腦，趕快給你父親打雷報，就說你身體不好，經醫生檢查，說是最好到海濱去休養，一個暑假准可以好了，就說是醫生說的，一定要到北載河。」

「好啊！」男的正要想跳起來，忽的船身一歪，幾乎

沒有翻下去，吸了一口氣，忙把手牢牢把住船邊，

### (三)

(不知道！這里沒有那麼一個人：不知道！)

整整跑了一天，打了不知有多少次電，這里那里，全都是那一套答覆，怎麼辦呢？明天再說吧！

胡銘叫夥計扭息電燈，已經半個多鐘頭了，無論如何也沈不下心，他內心焦灼着，過去的一切又在他的腦海空間映出來：

「是那年的秋天，我們一同放上了××中學初中，我們是同班，在第三年彼此認識了，兩小無猜的，每天一塊上學下學，那時的爸媽都在這里住，長城大戰那年才搬到別處去的，飛機老來這里嗡嗡的叫。爸媽都怕，連我都是一塊走了，不久我又回來續學，我們還是一班。以後我們家再沒搬回來，先是在學校里住，後來才住公廨，她是肯用功，又聰明，先生都誇講她，是呀！她不只是寫的漂亮，說話同他寫字同樣的漂亮，升高中了，雖不在一個學校，並不因此隔絕我們的關係，我們常常一塊玩，逛公園，她頂愛唱歌，……她是那樣的溫柔，不過他從去年冬天，就變了！……」他轉了一個身，極力想安靜下去。用力睜上眼睛，想忘記這些，只是越發覺得煩燥起來。

另一種景象浮上來了，漸漸地愁悶得個一個也不留：「電報給打去了，明天該有回電了，這回一定照數給兌來吧！母親，父親從來沒說過別的，五百元！在這里買些東西，帶到北載河，那里多好玩呢！沒有去過，聽珍說好玩極了，他願意永遠住在那里的，我們一塊去洗海水浴，



太陽浴，我們一塊玩，逛！我們一同去，一同回來，珍媽母親待人頂好，……」他想着想着，在心上浮起一層微笑，眼有些滯，腦子有些朦朧了。

在夢里：

雲帶着怒在同他說。

珍帶着笑同他笑。

(四)

太陽燒紅了東窗帘的時候，胡銘已經起來，在看一本「論語」雜誌。

一會他看了兩次表，今天的表也走得慢，

是十點十分，小夥計送來一封電報：

——敢兒，得來電由中口滙洋百元。

父字

他看完了死氣一捧，遂即把身倒在床上。只是兩隻眼睛癡癡着陽光里飛舞的微塵。

嘩啦一聲門開了，他一邊起，迎上去一邊順手把剛才的電報塞進口袋里。

「銘」女的仔細端詳了他的面色，覺得與往日不同。

「你爲她的事情何必那麼着急呢！人家早把你忘掉了，別再痴想了！」

「不，不，不！」他爭辯着。

「那……」女的拉長了那字的聲音，用上齒咬着下唇，微微笑着，我們今天下午四點鐘車走，你準備怎麼樣了

，我想你的錢一定可以兌來了，」

「……沒……沒有……」他遲疑了一下，「今天一定要走麼？」

「可不麼！誰給開玩笑的，」女的覺得一定是他家里阻止他去，他看看手表說，「十點半了，怎麼辦，你決定，我們先走你過幾天，」

「好辦！好辦！」他忙應口，「我找親戚借去，一定可以借得來，可以的！可以的！」

好吧！你快點辦，四點！三點半車站見！

(五)

胡銘的手指在茶杯沿上儘摸來摸去，太陽映在帶紫色玻璃上，照在室內不甚耀眼，他的臉上放着可怖的顏色，左眼皮跳動得使他腦袋有點脹。

他姑母右手碰着香煙燼，同時像說故事一樣同他講，「你家里就是你一個，還有別誰，錢將來都是給你的，；父親也是近五十歲的人了，能說不愛你，不過近幾年來你日子確實不過得不大寬裕了，在我們老家東北，田地里一年多少出產，外邊也有不少放款，現在田產被××人搶去了，歎向誰要，他們自己都沒有法子活啦，又誰敢回去，回去還有命，就是我們王家也損失一大半家財呢，」他如

母說到這里停下來，另燃着一支烟，吸了一口，胡銘真是不舒服，原來他來借錢來了，誰願意聽這一套呢，他真想走了，但又不能。

「我同你父親，我們老兄妹，多年沒見了聽你姑父說，頭髮已經有白的了，才四十八歲人，這幾年確實操心不小，就今年春天說吧，聽你姑夫說的，私貨大批大批的進口，正經買賣簡直不能作了，五月節清賬虧出去好幾千，大堆貨賣不出去，低價賠錢誰肯幹，好，一個紡紗廠叫××紡給擠黃了，結果又要求去同人家合作，到後來還不是個完！……」姑母說到完字時，特別加重了口語，「你小孩子那懂得許多，眼看着一年不如一年，家里又回不得，唉！」姑母亦不能說下去了，眼眶有點溼潤，

胡銘好像迷失在黑越越的曠野了，再也我尋不到向那方去是對了：

他蹣跚的走向回路，突然向前面望去，見有一排排的着黃呢制服戴黑帽的兵，在一面膏藥旗後面，沙沙地自在的走過來，像在他示威，他咬緊牙齒，捏緊拳頭心內竊竊的咒罵着：「你們這干小鬼，總有那麼一日！」

一九三七年在北平

在這多難日子裏，本刊能出到二卷二期真是可慶幸的事。不過這也是全靠我們艱苦的掙扎和朋友的幫忙才能有今日的。

半月來我們接到外稿很多。同時還接到愛護本刊讀者的許多來信，他們給了我們許多鼓勵和有益的意見。作者及讀者的熱心贊助，令我們非常欣謝。

關於稿件方面，有郵票的我們不用時即一律退還，退還的稿子不一定是不好，祇因來稿過多，恐將稿子壓得過久有勞作者的懸念。留下的稿子，我們盡量設法登載，但有的不免要出來遲一點，希作者多加以原諒！

這期的內容，是比前數期更充實。如齊同先生的「送別之詞」；柳倩先生的「大地的呼喊」；師田手先生的「住在祖國」；沈樾先生的「蟻」；矢鋒先生的「縊」及秦火生先生的「歌唱」；都是最值得讀的文章。

承蔡若虹先生及黃士英先生忙着為我們畫封面，我們預先在這裡致謝。但因為由上海寄來被郵局耽誤了，直到本刊出版日方收到，所以未能在此期刊出，甚為遺憾，今特向二先生道歉。

我們現在特地要向讀者諸君申明一件事：

本刊以前是每月十日出版，本期為了這古城邊隆隆的炮聲，城中的戒嚴，竟將本刊出版日期就誤了四五天。今後我們決定將出版日期改為每月十五日出版。敬希諸君見諒！

# 青年文藝 第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青年文藝社

發行者 青年文藝社

經售者

廈門 廣州 上海 上海 南京 杭州 北平 天津 天津 保定 西昌 武昌 漢口 安慶 開封 開封 太原 重慶 成都 北平

良友圖書公司  
 新華書店  
 民權書店  
 生活書店  
 新華書店  
 中國圖書公司  
 中央書店  
 現成書店  
 大成書店  
 大生書店  
 知生書店  
 正識書店  
 大公報社  
 新光書局  
 現存書局  
 世界書局  
 中國書局  
 中州書局  
 覺民書局  
 中國書局  
 中國圖書公司  
 華南圖書公司

通訊處：北平西城壽逾百胡同十三號

## 收稿簡章

一 本刊歡迎文藝論著，小說，戲劇，詩歌，書評，報告文學，遊記，集體創作，通訊等各種稿件。

二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清楚，標點打在行內，不得用鉛筆寫及兩面寫。篇末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蓋章，揭載時之署名，作者自便。

三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若付退還之郵票者例外。

四 來稿編者可酌量增刪，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五 來稿揭載後，酌致薄酬。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儘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北平西城壽逾百胡同十三號魯塵轉。

## 定價表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	定		預		本期零售國幣一角
	六冊	半年	十二冊	全年	
	六角	八角	一元	一元	
四角	一元	兩元	兩元	國外	

# 鹽的故事

蹇先艾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精裝本定價五角 平裝本定價三角

本書為蹇先艾先生一九三六年度作品精選的短篇結集，內收『鹽的故事』『生涯』『父與女』『謎』『松喜先生』五篇，分寫商人妓女教授區長書記的生活，篇篇取材不同，技巧，嫻熟，描寫深刻。『鹽的故事』和『謎』刊在『文學』及『十年續集』刊載後，當時博得讀書界不少的好評。各篇現均經作者重新修正，交由上海文化生活社行，列入巴金先生主編的『文學叢刊』，印刷精美，定價從廉，洵為文學青年不可不讀之書，本市及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 草原上

劉白羽著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平裝三角五分 新裝五角五分

本書為劉白羽先生的第一個短篇集子，內有『草原上』『沒有春天的地方』『冰天』『草紙廠』『病』及『黑』等六篇。作者文字清新，描寫活潑，富有一種特具風格，為新進作家中最被人注意的一位。

# 山河集

李輝英著

上海新生書店出版

每本定價五角

本集收集短篇小說十篇，均為李輝英先生前在上海北斗，文學，申報月刊，中華，自由談所發表，本收為良友文庫之一，後因某種關係，不能與世相見，積壓經年，現由上海新生書店出版發行，以供目前救亡運動中之大眾讀者，洵為難得。全書各篇，均以淪陷後之東北為題材，暴露當地之諸種劣跡，以及武士之抗敵壯舉等，屆今綏遠戰局緊張之際，猶須人生一編，以資參閱。

登記証

內政部警字六一八五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埠本期零售一角